



陶菴集

十四

神道碑

芸可堂

16
2325
14



25-14
2325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七目錄

神道碑

處士 贈參判漁溪趙公 旅 神道碑

參判梅溪曹公 偉 神道碑

判中樞申公 黜 神道碑

驪陽君閔公 仁伯 神道碑

大司憲了湖辛公 慶晉 神道碑

龜川君 暉 神道碑

大司憲閔公 著重 神道碑

判書壺谷南公 龍翼 神道碑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七目錄

領議政退憂金公壽興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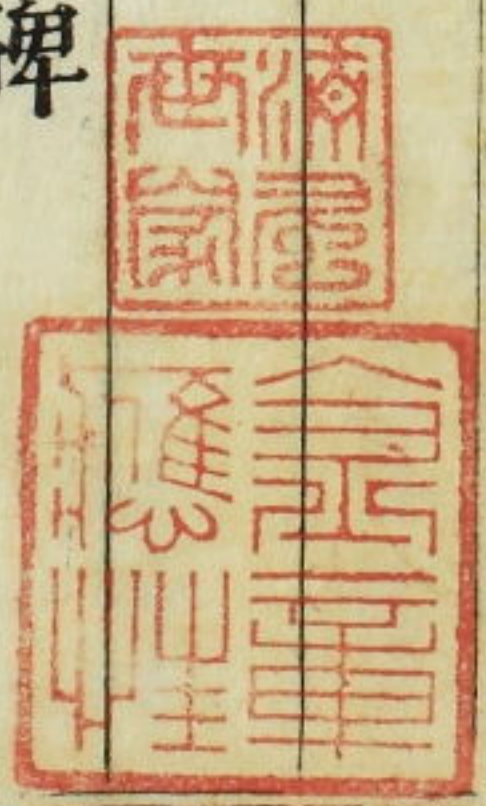
Blank space for the inscription of the Stele of the Official Kim Gyeong-ryung.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七

神道碑

處士 贈參判漁溪趙公神道碑

世稱金悅卿東方伯夷悅卿固特立獨行之士然絕類離倫猖狂自恣以自溷其身是未可與語於方之內者嶺之咸安有所謂伯夷山者故漁溪先生趙公旅居之公 景泰癸酉進士士望甚重一日揖諸生歸終身不復出漁釣以自樂其心蓋悅卿之心而其迹隱晦人無得以稱焉使聖人作其或有以微顯闡幽也歟公字主翁內行純備家甚貧親極滋味喪祭



一以文公家禮爲準教子弟以義待宗黨以仁日辨色而作正襟讀書遇會心處便欣然忘餐客至清坐相看所談惟桑麻或曳杖逍遙嘯詠千古其見於詩者往往有採薇遺旨云趙氏出咸安上祖麗朝元尹丹碩版圖判閣天啓工曹典書悅 贈僕正安卽公三代而星山李暉外祖也公以 永樂庚子生年七十而終娶興陽李氏縣監運之女男曰銅虎郡守曰金虎僉知曰野虎後孫顯者吏曹參判舜執義參判決事績節度使壽千佐郎任道忠毅公宗道同中樞逢源校理根正言權觀察使榮福承旨榮世公自卜

藏於鼎巖江上距伯夷山若而里嘗曰江水盡子孫亡嶺之以趙姓者多祖公幾累千數 肅宗己卯復莊陵嶺儒以公節行聞 特贈吏曹參判遣官賜祭復就伯夷山下建祠公及金公時習元公昊李公孟專成公聃壽南公孝温享焉公之隱德微行至是始大顯及榮福按本道與諸宗人謀將樹大碑屬辭於緯竊惟國朝節義莫盛於 莊 光之際六忠尙矣其餘樹立卓然又何布衣之多也我 英陵棧樸作人之功於戲大哉石潭先生嘗評悅卿曰使後世不復知有金時習抑何悶焉亦可謂得公心矣然公之

隱者先生集卷二十七
所秉大義卽所謂撐天地亘萬古而不能易者公雖
欲自泯其不可泯者天也公其如天何銘曰
唐虞世遠吾誰適從遜世不悔蓋取中庸山高水長
先生之風我銘不忤昭眎無窮

參判梅溪曹公神道碑

國朝文治莫盛於 成宗彬彬多道義文章之士當
是時梅溪曹先生 恩遇特異逮昏朝違禍最酷君
子哀之公諱偉字大虛昌寧人新羅太師繼龍之後
譜牒中逸至麗初有諱謙尙太祖第二女官至大樂
署丞世爲平章凡八世高祖諱遇禧侍中曾祖諱敬

修密直副使上護軍祖諱淡早卒 贈兵曹參議考
諱繼門縣令 贈吏曹參判兩世追榮以公貴也妣
文化柳氏 皇明景泰甲戌七月庚申生公於金山
鳳溪村公甫五歲能知文字才思卓越七歲已有能
詩聲佔畢齋金文忠公宗直公姊兄也自十歲已往
學焉嘗隨參判公往京從叔父忠簡公錫文見而奇
之親授小學旣長復從畢齋于咸陽講論博洽畢齋
每稱吾與大虛講論若決江河大虛眞我師也辛卯
三場居魁壬辰生進甲午擢文科由槐院入史局已
而坐翰林宴謫金山丙申 特命同蔡壽俞好仁等

六人賜暇讀書于藏義寺翌年又選玉堂南床公又嘗與蔡壽等同遊松京有酬唱詩什行于世可謂鳴國家之盛矣癸卯新設侍講院以公爲文學遷應教以親老乞養得咸陽其治以興學育才爲先先是上命公抄進所製詩至是又上奏稱 旨命賜父母米豆仍又下書褒諭曰爾以文章致身昵侍經幄爲予所器者久矣以親老辭職求侍養得除近郡蓋出於不得已也予以侍從之故下諭監司致餼于爾親使鄉里知爾以稽古之力榮及其親爾其知悉公上箋陳謝一蠹鄭文獻公汝昌時居本郡於公爲同門

道學交也每於簿牒之暇相與講磨經傳及其丁憂也爲之治喪且營辦其葬具秩滿遭父喪 上特命賜米豆外官致賻自公始公執喪如家禮服闋除檢詳遷掌令超擢爲同副承旨冬奉大夫人始還京城之東駱峰下聚石爲階種花卉以助幽趣時人指其居曰梅溪壬子遷知申事秋哭畢齋喪癸丑陞拜戶曹參判秋以親老上章乞歸設壽宴一時榮之甲寅出按湖西不大聲色治化洽於一道是冬 成廟賓天公痛絕若無生有詩以寓哀慕之情士林傳誦乙卯由漢城右尹拜大司成秋復按湖南未幾遭內艱

陸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廬墓三年戊午拜同知中樞府事兼副摠管以 聖
節使朝京時當昏朝史禍大起蓋畢齋嘗作弔義帝
文公編其文集而是文在其中濯纓金公駟孫修史
時又錄是文賊臣柳子光等誣以大逆畢齋剖棺濯
纓置極刑一時名流罹禍殆靡遺公亦被株連燕山
命待還至江頭而殺之公至遼東始聞此報一行皆
驚懼失措公獨顏色不變若無聞也及至鴨綠旋命
拿致京獄遂有義州之謫公在謫築葵亭作記以寓
戀闕之思居一年量移于順天寒暄堂金文敬公宏
弼亦自熙川移配公以同門友相從講學以府治之

西有川石之勝累石爲臺名以臨清逍遙其中不知
禍色之叵測也竟以癸亥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鵬
舍享年五十寒暄堂爲治其喪庶弟伸奉柩還明年
三月葬于黃澗馬巖山下先壠是秋士禍更作又遭
泉壤之禍暴尸三日遼人嘗占公吉凶有千層浪裏
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之句人莫曉其意至是始
驗云 中廟靖國首雪冤枉特 贈吏曹參判仍命
錄用子孫 肅廟朝加贈吏曹判書諡曰文莊公娶
平山申氏壯節公崇謙之後縣監允範之女嘗字而
不育以從弟郡守侗之次子士虞爲嗣從遺命也士

虞痛家難再除別提不就生三子胤禧寺正胤申郡
守胤祉縣令後承多不能盡記公爲人英特氣宇寬
弘素號有長者風早得大賢以爲依歸所與遊皆一
代宏儒俊士天分既高培以學力雖顛沛章皇之際
處之安泰無疾言遽色虛白洪公貴達嘗謂公文章
非三代兩漢不居相道以臯夔稷契爲準餘子有不
數其爲學不至不止直斃而後已可謂得公之大略
也噫公遭逢千一之 聖所以煥王猷而鳴盛際者
固古今之鮮匹而平陂不常士林陽九卒與寒暄一
蠹諸賢同傳雖其或逭於生前終至不免於身後觀

其所爲葵亭臨清之記忠愛惻怛淡得楚騷遺意千
載之下尙可以令人嗷唏擊節而不能自己矣詩文
散逸於禍餘文集若干卷今始刊行于世其後孫世
虎將樹大碑使從子薄乞銘不能辭銘曰

佔畢之道公得其文其文維何經術根源橘頌見許
望隆詞垣在 宣陵世文治郁郁玉堂金馬材彥雲
蔚公處其間 恩顧最渥暫許懷章錫賚復蕃稽古
之力 上有褒言天運往復有平則陂星軺纜稅獲
輿載馳南北山川放逐流離巫陽不降鵬舍魂招餘
禍未殄巖下三宵從古文章命達是憎黨籍光華爰

及友朋寒暄一蠹死而同傳零落文藻忠愛眷眷水
調餘意千載可見馬巖之阡化碧收藏我作銘詩用
示無疆

判中樞申公神道碑

人臣勞勩莫大乎國家危難之際道路執勒乃其常
分而至於儉接天子之使則非有識慮周通誠意懇
至者莫可能之此尚書申公所以爲壬辰護 聖之
功者也公平山人諱點字聖與壯節公崇謙之後祖
諱援社稷署令有七丈夫子長曰遵美賢良科翰林
次曰廷美中司馬兩試亦著名已卯間早卒 贈吏

曹判書六曰順美成均進士 贈議政府領議政公
判書公之仲子而議政公子之公以 嘉靖庚申生
幼而雋拔異凡兒稍長力學甲子生員仍以明經擢
甲科例授七品官序陞禮曹佐郎歷踐臺省選入玉
堂我國喪禮一從經文而惟祥後笠制或黻或黑無
定式公折衷吉凶之變參酌情文之宜請以白布笠
爲通行之規 上從之遂成國典武臣河艇已卯爲
金海守以匿金公浞坐死至是已卯諸枉已盡昭洗
而艇獨不與焉公於前席陳其寃而復其官士論躋
之又以講官筵白請刊行六臣傳 上有嚴旨命追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七
罪南孝溫賴盧相國守慎救解事遂寢後出補南陽
又爲晉州東萊皆有聲績尋擢通政吉州牧使又爲
江陵府使黨論方橫潰朝著不靖公恬於進退不樂
在朝故十數年間常多在郡邑辛卯進拜江原道觀
察使既而還朝翼年倭酋秀吉以書契來有必犯
上國之語上駭痛卽遣使具奏于天朝天朝嘉
之降勅褒美上又命公假參判銜詣京謝備陳賊
情畱燕館累月公遙念國事以焦易筮之得訟之繇
曰僵尸如麻流血漂鹵未幾本國被兵之報至一行
稱其神公哀籲請救於兵禮衙門無晝無夜聲淚迸

咽朝衣盡濕華人義之比諸申包胥秦庭之哭云時
遼左訛言叵測至謂我國導賊入寇以故天朝論
議不一惟兵部石尙書星力主發兵蓋有感於公之
誠意而其所以禮遇公者亦備至公星夜馳還七月
到義州行在上迎見勞慰卽拜同副承旨轉右
副遊擊沈惟敬見僉使問公安在且曰來時石尙書
云朝鮮申參判忠義動人汝往每事必與之相議遊
擊之歸大臣以下呈文乞救沈要公別具文於石爺
上命具帖追付遊擊歸報東援之議益決上教曰
申某赴京時至誠請兵軍器亦多貿至特爲加資陞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嘉善階轉左副旋以疾遞付護軍仍差備局堂上除
兵曹參議艾主事維新爲監運欽賜軍馬芻糧而來
西路方凋弊接待凡事多不及期主事發怒杖檢使
金應南以下仍令星火督運公竭力周旋竟得無事
及主事詣行在請於上曰申某老病謹慎王
宜優禮命陞嘉義拜刑曹參議差宣靖二陵
修改都監提調役竣授本曹參判上論請兵之功
以鄭崐壽爲第一除正一品職且加公資憲公力辭
不獲命俄陞本曹判書沈遊擊與賊約和天朝
議將撤兵公請改換謝恩之奏兼陳賊之情實令黃

慎齋去且進宋經略營下呈咨懇乞以感其心甲午
差駱摠兵延接都監提調丁酉爲楊經理鎬接伴使
及經理革職去天朝又遣給事中徐觀瀾來公以
工曹判書承命往僉于灣上丁應泰誣奏我國用
僭禮且因倭犯遼東欲復舊土反受兵上駭憤閉
閣不視事公卽詣給事館所痛陳國寃給事移咨使
上視事尋隨下嶺南時天使四行在道內一路蕩殘
殆不成樣公檢勅列邑供需無闕給事旣久住于東
備諳東事顛末累上本陳本國保無他特免查勘大
率皆公宣力顛辨之功也給事見上盛稱公勞勤

陞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可賞 命加崇政送給事至灣上又問慰楊給事之
行公年已躋七袞而僉役南北經年跋涉不憚勞悴
人以爲難 上念公前後勤勩累加階至輔國崇祿
歷禮曹判書判中樞府事兼判義禁府辛丑十二月
七日卒壽七十二葬于安山當正里戊向之原後甲
辰 上大封中興功臣追賜公效忠仗義協力宣武
號 贈領議政平城府院君兼帶如例至 肅宗朝
又贈諡忠景配貞敬夫人高靈朴氏將仕郎自芘之
女生二男二女男純一通政府使粹一監察女適判
官鄭欽正郎李藻內外孫曾以下不能盡載而府使

男堞文科鄭子孝俊知敦寧有五子皆文科公天姿
俊正氣貌剛嚴居官理家人皆敬憚而至其事親之
節則務主怡愉順適其心居喪奉祭克盡誠禮每上
墓號慟哀動傍人待宗黨無間疎戚周恤窮乏曲有
恩義其篤於內行如此當士論分裂之際獨能超然
自立不入於色目之中世以一代完人歸之立朝一
以忘身殉國自期壬辰專對之行初非乞師而倉卒
聞變血泣叫號首蒙尙書之矜賞遂致大兵之出援
是固 宣廟至誠事大有以孚格 天心而若論恢
復之績則其奔奏殫竭感動上下未有與公比者嗚

呼偉哉其後孫鑑以舅氏趾齋閔公所撰狀來示緯
仍請樹墓之文不敢辭銘曰

往者龍灣天步艱難有若同德咸竭忠丹壯節之後
才練器寬專對誦詩出疆未還焦易報凶義士摧肝
七日之哭朝衣不乾歷顙衙門欲埋燕山石老感激
天子賜顏王師出援破域復完於戲 皇恩天高海
漫若論其功孰與公班帶礪如昔零替堪嘆海上孤
墳雲水空寒我銘厥績億代是觀

驪陽君閔公神道碑

蓋當 宣廟艱虞之際能奔奏宣力于四方而使不

盡才位不滿德者惟驪陽君閔公一人乎公諱仁伯
字伯春驪興人苔泉其號也鼻祖高麗尙衣奉御稱
道其後圭組赫舄名公巨卿磊落相望曾祖諱世珪
僉正祖諱宗胤掌苑考諱思權副正妣西河盧氏禮
之女公幼受書於母夫人聰穎絕倫文詞夙成又嘗
從牛溪先生受小學癸酉司馬自是出遊場屋輒居
上游 宣廟見公試卷大稱賞爲之朗讀聞者榮之
甲申文科壯元拜成均館典籍遷司憲府監察松江
鄭公澈爲公言於銓官曰此名家子又能文宜以三
字銜處之時松江見嫉當路公實不識松江而當路

疑公以黨出補安峽縣監或勸令勿赴公曰吾出身事君當隨遇盡職豈以內外有所趨避乎屬歲饑殫心調恤民賴以不死以病歸當路又惡之準期不叙叙後除鎮安縣監時汝立謀泄事敗逃入縣界公捕得汝立之子玉男以獻陞通政直授禮曹參議策平難功 上特誦微爾人盡非之句以褒之別賜田民元勳有惡公者嗾臺官請削公勳 上詢于廷臣或言就捕窮蹙之賊何功之有 上曰使之窮蹙者誰也臺論遂寢尋除判決事關節不行聽決以公出爲羅州牧使鋤除豪猾子惠窮氓恩威大行遞爲僉知

五衛將又拜忠州牧使爲治一如羅已而被臺論歸壬辰倭寇大至陷忠州州人思之曰閔使君若在豈令此賊過嶺也又爲黃州卽日單騶之官行到東坡驛有軍伍號哭於道曰我業校生而不分老少自官勒令從軍矣公曰我爲新牧使也若曹宜盡還本土歸者大悅到官五日 大駕西狩入本州御供匱乏多日公盡力供饋 上亟稱之 內殿又下教曰聞今日臣僚皆得飽可喜公失聲痛哭未幾臨津不守公獨守空城無可奈何以芑鞋追及 行在初副正公當 上西行伏於駕前曰 宗社在此請效死勿

去上不聽遂執鞫而從至是卒於龍崗旅舍公雖在亂離中禮制無闕服吉赴京賀 聖節還為清州牧使屢為 天將接伴使又為問安官自關西至嶺南往還十餘遭以善辭令也戊戌嘉善封驪陽君甲辰以奏請副使又朝 天及還連為安邊三陟洪州癸丑進嘉義為漢城左右尹辛酉陞資憲拜知中樞府事入耆社 天啓丙寅三月十日卒壽七十五贈左贊成葬于通津位谷坐亥之原夫人溫陽鄭氏監察姬隣之女年七十三甲子沒附於公墓男埜靖皆司直女適士人郭天柱 贈承旨趙仁賢僉知鄭

宗海及第柳忠立側出坪冷蘇全妻也長房男之鈺之鈺之鈞之鈺女歸崔汝峻二房一女歸生員黃道一趙婿男確碩礪礪鄭婿四女參奉盧尙奐參奉吳達施李基厚李厚栽其婿也埜丙子虜亂與子之鈺之鈞之鈺及三子婦李氏金氏柳氏及四女及其妾禹姓及蘇全妻凡十三人一時殉節於是而可見公家法之正也公少年壯元榮進素定而於名利斂避若怯夫然牛溪先生嘗曰閔某受業雖不久然必能終始不相負也公嘗曰吾雖不以學問見稱然平生未敢萌進取之念者恐負先生之教也戊申間當路

隋書卷之二十一
欲引公啗以憲長公笑曰我實六十年處子安可見
利而忘義乎白沙李相公之北遷公以詩贖之李公
歎曰此行不孤矣公於壬子 宣廟誕日作詩又作
序以叙其懷恩感德之意時世道已壞矣讀者爲之
感涕公屢典大府又處盟府而家無甌石之資亦可
謂不負所學也後孫赫來乞銘銘曰

公始受業牛溪之門所受維何小學之言少年榮進
不志飽溫時丁板蕩彌著忠勤既善辭令又能剗繁
身勞義安心退班尊金堆木拱世事雲翻一唱三歎
白首懷恩卓爾孝烈有子有孫維茲至行可驗淵源

勉哉後人益播其芬

大司憲丁湖辛公神道碑

壬辰中興之業論者多歸功體府時柳丞相成龍爲
體察使得賢從事焉曰辛公慶晉蓋其協贊之力居
多語其大者則當李提督如松之敗於礪峴也託言
倭寇方徑取陽孟路襲平壤趣諸軍歸救公馳見提
督力陳其不可去者五一日 先王墳墓淪於賊藪
神人之望方切也一日京畿以南遺民日望 王師
王師一退則無復固志必相率而投賊也一日我國
境土尺寸不可棄也一日國兵雖弱憑仗 天兵共

圖進取 天兵退歸之後更無可爲也一日 王師
既退賊乘其後則臨津以北亦非我有也涕泣力爭
提督憮然無以應然竟退于平壤已而復進軍蓋聞
我師幸州之捷而亦公至誠大義有以感動其心也
及抵臨津冰泮無船不可渡公創智設葛橋一軍賴
以利涉後策扈 聖宣武兩勳公名在扈 聖原從
公議皆寃之而公則未嘗自言易之繫曰勞而不伐
有功而不德其公之謂歟公字用錫號了湖寧越人
曾祖諱尹衡察訪祖諱輔商府使考諱應時副提學
號白麓爲 明 宣間名臣妣靈光丁氏別坐琦女

公生而聰穎絕人甫十一歲隨白麓公往湖堂諸公
指壁上呂仙吹笛圖使賦之公應聲而成詞意警發
一座驚歎及長遊栗谷李先生之門 萬曆癸酉進
士甲申文科由槐院入史局己丑汝立之獄松江鄭
公澈以右相赴朝公偕延平李公貴往見之勉之以
公平鎮定無失士望松江溪納之辛卯朝廷遣韓公
應寅朝京陳倭情公以兵曹佐郎充書狀官 帝引
使臣立於殿陛下勅勵丁寧賞賜甚厚翼年還到龍
灣倭亂已作矣疾馳復 命於松都 行在拜司憲
府持平共諸臺討李山海誤國媒亂之罪仍陪扈至

平壤除吏曹佐郎辟體府從事奔走效力者殆十年
一日體相會賓僚議事大夫人忽出來賓僚皆散夫
人傳言曰辛從事勿去也公升堂拜之夫人謂曰吾
兒不足當大事願公之善指教也歷議政府舍人司
諫院司諫宗簿寺正侍講院弼善又還司諫金宇顥
等追擿松江請奪官爵公爲訟其寃坐遞尋出補江
陵府使一境愛戴如父母用治最陞通政及瓜邑人
上章願借一年不能得庚子經理萬世德將撤兵歸
公又承命朝京乞畱南兵三千併給折色月銀鎮
守南陞帝許之歷吏曹參議出爲星忠二州光海

己酉拜慶尙道觀察使階嘉善遞拜漢城府右尹同
知中樞行大司諫禮曹參判再爲大司憲壬子獨石
黃公赫死於慘禍公之子喜業以其婿連坐杖流公
始以同知義禁參鞫光海特遞之旋命削職久而乃
叙公自後杜門屏迹不與聞時事己未六月十一日
卒年六十六及仁祖反正諸賢袞袞登庸而公則
不及知矣公沉淡有威容識慮周通自少以文武材
重於一世雖其暮年廢螫而猶擬以緩急之用韓西
平浚謙拜元帥時公與金昇平塗并見擬旣歿而癸
亥諸公莫不追思曰使某在者雖亞卿亦當入於夢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七
卜云公內行甚篤尤善事繼母居喪盡禮吉祭之後始飲酒食肉愚伏鄭公經世歎其得禮之正歷官內外勵冰蘖之操與清陰金先生同被清白之選且有鑑識延平少落拓人不之奇公則曰他日當國家大事者必此人也公葬于白川飛鳳山先兆吳向之原二夫人皆耐楊州趙氏進士摯之女原州元氏郡守軸之女男喜孫郡守女壻及第申慄察訪沈杵生員南宮杰趙氏出郡守喜業喜循持平李時雨妻元氏出喜漢喜白重試壯元通政郡守喜季側出也孫曰祝暉暉縣監晞暉晞壽職折衝曾孫曰聖老郡守聖

重聖峻聖得聖勉玄孫曰正郎相東縣令泰東正郎道東縣令之子致復方爲淳昌郡守將樹公大碑使其從弟弘復敬復請余爲文噫公歿已百有餘年謀猷氣槩不可得以詳惟象村申公欽誅公之辭曰使公垂紳正笏立乎巖廊之上則亮天工儀百僚而有裕使公建牙樹纛鎮于徽障之外則廓氛禋奠邦家爲餘事而人未識公之萬一世未試公之尺寸孝悌盡倫而不足爲公稱清白蓋世而不足爲公譽此可以得其大略矣且公彌甥朴徵士弼周爲公誌頗詳遂據此而爲之叙銘曰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一
以白麓爲父以栗谷爲師其才全德備爲一世之偉
人也宜天旣錫公以文武又際乎中興之運罔俾
吉甫專美於古而胡獨屈之於幕府其或假之以數
年爾將爾相庶幾弘濟乎艱否而此又不能者曷故
焉發揮志業有彌甥在我徵斯言刻詩穹石用昭示
乎億載

龜川君神道碑

在昔光海政昏亂彝倫斃絕奸臣實執厥命時則有
若龜川君諱晬奮曰吾輩宗戚義與國偕亡與不言
而死寧死於言遂倡錦山君以下十九人上言曰臣

晬臣誠胤等伏見禮曹判書爾瞻奸回邪毒竊國柄
自恣廣植黨與屏逐忠良勢焰熏天道路以目漢時
頌莽者多至五十八萬人何其與今之館學三司相
似也主勢孤於上人心怫於下今不亟去亡無日矣
始公草疏出外舍處家事庶母泣而奪筆親友交挽
皆不聽光海盛怒詰指喉公至政院對指天日爲正
且曰萬一廷尉問當畢其辭羣凶齊起請鞫仍言延
興之死公與錦山在廷列相視而涕又欲起居西
宮卒竄于順天公築草堂名曰望北其歌詩悲惋有
離騷遺意遘瘴疾幾殊猶道然曰死生命也五年始

放還歛迹自晦瞻又以子元燁守順天以公得南士
心將追織大獄不及售 仁祖反正首進公二階公
字明遠 恭僖大王第七男德陽君諱岐之孫豐山
君諱宗麟之子豐山以篤行稱妣朴氏牧使諫之女
大父曰錦城府院君墉公俊邁有志氣十五授副正
壬辰亂奉二親入峽既而語其伯龜城都正曰倉卒
不及從 王家事惟兄在間道走 行在 宣廟命
詣分朝特拜宣傳官嘗與修璿源錄加一資癸丑陞
正義封君 仁祖篤嘉公忠節眷注有加兼司饗院
提調又管宗親府甲子逆變執勒之公州公先言适

有反相及反又保其必殛已而果然還都進從一品
上錫諸宗宴于公用家人禮親執勺不以官以屬曰
宗班之事一惟公爲重丁卯從 幸江都難已錫內
厩馬兼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重修宗親府公與諸公
子駙馬落之命 賜一等樂宣醞丙子追扈于南漢
路聞 大駕向江都候道左竟日 上臨出不果虜
騎遽薄城公狼狽南下有誤傳公陷賊者 上驚念
下城日爲訪于賊將 恩顧若此壽七十七乙酉十
一月一日卒 上震悼不視朝二日賻弔如儀 贈
顯祿大夫諡忠肅葬于廣州樂生里郡夫人東萊鄭

氏耐夫人僉正麟壽女先公十年卒男炯胤蓬萊君
炯信蓬山君炯佶蓬洲守炯儼蓬昌守側出曰夏溪
君炯倫蓬城令炯仲蓬豐令炯任蓬興令炯佐蓬川
令炯佑蓬溪令炯健蓬江令炯伋凡十一人庶女歸
李聖弼李良遇縣監至司諫扈知敦寧整縣監裁長
房出司勇塾僉知荑判書整參判壘都正堂都正壑
二房出三房男量四房男整曾玄以下不盡載公好
善若嗜慾於財利泊然親友有窮者割田僮資之晚
修聯金契以惇親懿暇日遊西墅琴酒自娛曰宗親
身不交朝貴口不道時政可矣奉職以勤莅下以寬

郎吏敬而愛之及喪哭甚哀其戒子弟曰奢侈喪身
之斧斤經學發身之根祇人以爲名言公貴介子痛
刮磨豪習自力爲學卒能卓然有樹立爲百世宗支
之光天之俾爾壽而昌而熾宜哉嗣玄孫府使著徵
屬以螭首之文余夙慕公名德不能辭銘曰
明夷艱貞忠肅以之宗正忼憤忠肅似之猗嗟忠肅
責我麟趾天地再新靈光歸止 王曰叔父乃城乃
垣躬執其勺黃流在尊公拜稽首惟我 后惇向爲
公慄刀鋸鼎鑊其旋元吉缶歌日昊豈公始望天佑
正直宜爾子孫薨薨如斯我刻牲繫以媿周詩

大司憲閔公神道碑

閔氏莫盛於近世吾外王考文貞公諱維重老峰文忠公諱鼎重蚤揚明廷力主士論清名雅望竝任一世其伯大憲公諱著重夙負士林重望厚積遲發若將大究厥施而厄於中身位不滿德君子惜之公字公瑞號訥齋江原道觀察使諱光勳之子慶州府尹諱機之孫吏曹判書延原府院君李光庭之外孫公以天啓乙丑生少受學於府尹公長益勤劬凡世稱功令之文靡不淹習出而戰藝名必在榜首而其居乙丙者不數也庚寅中生員壯元觀察公與文忠

公方以龍頭之選俱位於朝世稱壯元家俄而文貞公又由科第進一時門闈之盛罕與為比癸巳丁丙艱丙申筮仕為敬陵參奉一謝優遞戊戌除典設司別檢俄遭觀察公憂壬寅復舊踐序陞司饗院直長甲辰四月顯宗大王親御春塘臺試士公為第一國朝以來並魁大小科者僅若而人及圻名上顧問領相鄭太和曰是何如人對曰吏曹參判鼎重之兄素稱實才者也時文忠公方侍前席天顏有喜例付成均館典籍尋遷兵曹佐郎為司憲府持平始朝廷撤城中尼院欲造北學以其地僻不復移廣

泮宮公之在泮中直所也一日中貴人口稱 上旨指取其砌石曰將以構後庭養病之所公使館吏詰之曰事不由政院何所取信中貴人知不可強乃諷戶曹以草記得 旨竟取去公心切慨然及入臺首請治內官矯誣之罪糾度支承奉之失曰 殿下尊臨一國發號施令何所礙阻而反使家奴傳示微意諷令朝臣曲爲奉行他日事有大於此而內官曰上意如此朝臣曰內官所傳交相承望罔敢違越則國家幾何其不至於顛覆耶况疾病家何等微細而取用學宮砌石以駭四方之聽聞此豈當初黜異端

崇學校之盛意哉宜亟寢砌石移用之 成命 上怒不從仍下教曰語意侵凌氣象不佳過疑君父至此之甚上下之間何否隔若是也亟令停止疾病家復設之役公引避語益切直玉堂處置請出而以過當爲辭公復以過當之斥引避遂力辭而遞 上怒猶未已欲罪之賴大臣掾解得已冬差湖南點馬斥汙吏疏宿弊發蒞覈實罔有滲漏鄭公萬和時按本道迎謂之曰公書生也何其嫻於吏事若是耶公旣出入海墘周知關防阨塞則歸以條列上聞槩言各官各鎮戰船掛置海岸膠著不動而寇至則難測其

期間之主將皆曰若泛水中則前後篙工不得少離
四面下碇葛索亦難繼惜其所費全忘戎備豈不大
可寒心哉今後申敕皆泛水中而不時摘奸其有不
從令者繩以重律則庶可得力於緩急矣各鎮水軍
皆在陸地分番入防其數甚少倉卒遇賊無以備射
砲充櫓軍宜以傍近太僕勳府屯田及新刷各寺奴
婢畫給移屬使之列居鎮下分墾其田無事則習藝
備械有警則一呼登舟其於海防甚得事宜亦可以
減水軍無窮之弊矣又請於黑山臨淄慈恩飛禽四
島設鎮置將烽火相應以防外海賊船之來廟堂卒

不能用識者恨之乙巳出爲南陽縣監寬裕平易爲
治不類俗吏其被於民者藹然爲忠厚仁愛之所發
民有犯罪必先教而後罰其聽訟則情僞立辨不爲
私撓負者亦厭然心服大修明倫堂改東西齋而落
之如簠簋籩豆祭服之前所未備者煥然俱新且以
邑號偶與漢之諸葛宋之胡文定所居之鄉相符而
二賢所秉之大義異世而同揆遂作祠宇並祀之而
配以本邑死事臣尹榮以寓傷時慕義之意尤菴先
生名之曰龍栢遠近莫不聳動俄又應 旨上疏請
行戶布以救軍民之弊 上意頗傾嚮而廟議抵牾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一
不果行丁未選瀛館以吏曹佐郎還朝因親嫌免尋
爲修撰副校理兼世子司書南學漢學教授知製
教已酉用廟堂薦超授水原府使府與南陽接壤公
曾亦爲兼官民已習知公政化益畏信無敢慢令者
或以隋唐之治寬猛有異爲請則曰唐民易使隋民
難制因俗而治自不同也夏擢拜慶尙道觀察使
上面諭而遣之曰監司公而後守令畏服卿爲政必
以公公銘佩不失政令之間不容一毫私意凡係犯
罪者一以法斷之不許醵贖尤嚴於干係風教始則
杖徒者續於道終乃讐服無敢犯法大興學政如南

陽時斥營儲奇羨設雇馬廳以紓民力時當庚辛大
侵民死亡且盡公焦心竭誠撫摩安集又聚流亡人
戶廿六萬於列邑設粥而分賑之凡所以寬徭革弊
者或疏或啓不得請則不止秩滿命仍任上疏辭
不許公憂悴於賑事且以水土之祟疾益甚猶朝夕
呼吏持文簿入臥內裁斷無滯有諫止之者則曰一
息尚存何敢自恤及其疾革屬幕僚而告之曰爾其
籍封管庫而謹識之慎無以官下尺寸累我買薄板
以斂斂已卽行俄獲少甦秋又命仍任公力辭始
得遞付僉知中樞事壬子以司諫院大司諫召還

陪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遞拜禮曹參議移承政院右副承旨時相積顯權竊
寵諫臣尹敬教疏斥被罪同春先生上章論君德而
極言小人熒惑之害 上不報連降嚴教恩禮無終
執義李公翔爲先生上疏訟其忠讜仍斥積語益嚴
峻 上怒甚既遞其職而又 命削奪官爵臺官爭
之則並遞之又以事原於敬教安置甲山公隨輒繳
還而皆不聽俄以禁府稽於舉行而政院不催促命
罷該房公實當之諫院請還收而不能得公即出郊
調病冬叙還承旨轉成均館大司成癸丑用大臣薦
擢戶曹參判旋移江華府畱守公至則革民弊繕器

械使保障增重甲寅 顯宗大王昇遐公差告訃及
請諡副使以司憲府大司憲 召還與同僚上劄陳
典學敬大臣崇儒賢恢公道抑僥倖嚴宮禁杜私逕
養民力省刑罰諸事 上批嘉獎時羣壬欺 上幼
冲欲嫁禍士林喉郭世楨投疏嘗試語極凶慘公啓
請拿鞫世楨有以初不直請逆裔斥之者公引避而
遞乙卯春自燕反 命差備邊司提調兼同知義禁
府事間擬大司寇之望出爲京畿觀察使上疏自引
曰臣曾忝憲職請治郭世楨構陷儒賢之罪及今朝
論大變儒賢竄逐世楨之說蓋已行矣如臣首發請

治之論者理宜追加重勩以彰妄言之咎豈可復廁
朝紳重貽羞辱哉 上不許以使行勞陞嘉義丙辰
遞拜同知中樞府事旋移刑曹參判兼都摠府副摠
管公既積傷於南土又連有膝下喪憾宿疾轉劇竟
以丁巳二月三日卒享年五十三葬于堤川縣公田
村戊子因宅兆不利移奉于驪州首界里與文忠公
文貞公之墓相去各十餘里夫人豐山洪氏府使灑
女大司憲履祥之孫六親頌其德與公同年同月而
生歿亦同歲而月差後葬而又同祔四男三女男鎮
夏參奉有才行而早夭公以禮服斬衰鎮周文科行

吏曹判書公之初 贈吏判後加 贈左贊成用其
貴也夫人亦從 贈貞敬鎮明未冠而夭鎮魯女適
觀察使李寅炳士人李沆尹定鎮夏無嗣初以鎮周
長男宗洙爲後宗洙又夭以宗洙次弟承洙爲嗣蔭
仕司評鎮周又有男應洙進士壯元文科行吏曹判
書鎮魯男興洙縣監女婿金炯亦縣監李寅炳二子
瑞坤注書運坤二女婿金文澤牧使宋必煥尹定子
尚逸二女婿金復衍府尹柳弼垣承洙男百亨佐郎
實尸公祀者應洙二男百行文科承旨百昌進士壯
元文科校理興洙男百宗百憲百寅內外曾孫不能

陞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盡記公爲人忠厚真實平居色溫氣和坦然無畦畛
而言議峻正慷慨有大節見人有不是處輒面斥而
無所貸始在蔭塗白軒李相公景奭因朝命薦人
以公應之曰可合臺諫善事王父母父母至於觀察
公暮年則尤極志物之養及主宗事盡心於奉先之
節日必晨謁四時之享季秋之禰一以古禮未或廢
闕滌洗宰殺必親視沐浴齊明必致潔雖疾革而能
自力不懈與二弟友愛篤至官位旣盛而猶不異宮
姊有未嫁而歿者初不作主公以爲情禮未安追成
於四十年之後而耐于祖龕又立石以識其藏尤嚴

於家法諸子有過呵責甚峻閨門之內肅如也其在
玉堂必於開筵前日披卷端坐心語口釋若進對狀
同僚或笑之公曰不如是吾心有所未慊也同春先
生嘗稱以講官第一白請常處以講官其在藩也生
辰營府禮幣之供悉却不受蠻舶之例遺分與隣郡
以資賑賑使行時虜人所餉亦悉畱之灣府不以一
毫自累冰蘖之操可謂不忝祖矣好賢樂善出於至
誠所與交皆一時聞人同春先生之入京也嘗主於
公尤菴先生聞公訃而傷之曰今日此人何處得來
其見重於師友者如此少入塲屋適逢宿構且是得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七
意筆同遊者皆勸其寫呈而終不肯曰欲出身立朝
而先欺君可乎嘗臨科而赴友人葬親之會人皆止
之而猶不聽曰苟可宦達何患無科况友有兄弟之
義葬非再行之事吾必往矣此雖細行而蓋亦人所
難及者矣縉生也後不及拜公猥當大碑之役懼無
以稱揚德美敢據伯舅文忠公所爲狀而叙次之系
以銘銘曰

在昔 崇陵臨軒取士公實褒然衆望攸萃揆老推
轂 天顏有喜忠厚正直誠愛惻怛力行古道拔出
流俗文忠文貞咸曰不及揚于臺省謬誇其言其在

講筵心平氣溫旋擢大藩愈著勞動清白之節可以
光前君子進退適際平陂隻手難遏躡豕非羸憂時
一疾歲丁賢嗟有逝無反奈壯志何德鉅位細其後
也昌我作銘詩永眎茫茫

判書壺谷南公神道碑

肅宗十四年戊辰 王子生翼年春將定號爲 元
子亟召公卿諸臣議 上盛氣以胥之曰敢有異者
納官退去可也吏曹判書大提學南公龍翼獨力言
其不可蓋曰 中宮春秋鼎盛 王子生數月何汲
汲爲臣則有退而已屢問言益勁直聞者縮頸時庚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一
申逆黨由陰逕鑽進方以豫建一事爲機枯人皆謂
死生禍福判於一言而公乃毅然守正雖臨之以雷
霆而不能屈古人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斯公之謂
歟儲號旣定 仁顯王后遜位公亦北竄以卒公字
雲卿號壺谷宜寧人方生赤光滿室學語便識字語
或驚人叔祖判書銑常撫頂曰此吾家奇寶也乙酉
發解三場明年進士又明年魁人日試又明年庭試
及第時年二十一隸槐院薦入堂后又被史薦爲凶
黨所尼侍講院說書司書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
持平司諫院正言兵禮二曹郎弘文館副修撰副校

理以微事斥補慶尙都事又爲御史嶺南公當 孝
廟盛際在三司久補益弘多趙公錫胤李公慶億言
事被謫旋減等臺臣仍請全釋承 嚴批公引避盛
陳喜怒過中情志相阻之失 上益怒有強臣脅君
之教喉司爭之不得竟免其職有閭家女入宮言者
多被罪公引王素言進戒又因 筵教極論外言入
內之弊 上大悟賜批曰有臣如此予何憂焉又以
冬雷陳戒則曰格言至論爲今藥石 上將閱武露
江 世子從之公上疏切諫以爲閭巷皆謂 殿下
久勞於外殊不堪端拱九重臣恐馳騁畋獵之舉從

此而始 元良蒙養之時又豈可導以軍旅之事也
公時自湖西掌試還仍以沿途飢疫民死之數聞
上怒甚令公勿隨駕救公者多被逮罷而於公終不
之罪乙未日本關白新立 朝廷遣信使公爲從事
方涉海颶風作舟幾覆舟中人無人色公危坐枕樓
口呼誓神文以祝之已而風定浪息明年回泊馬島
島主持江戶偽狀迫令行拜于關白願堂公以義折
之島主絕日供旬餘以脅之公藏舟閉館若不欲歸
者島主知不可屈始遣歸未還被湖堂選蠻人以公
不受例贈送于朝 上命歸于公公作詩分與玉堂

湖堂至今傳爲美事公嘗於文臣庭試入格賜馬是
秋又魁重試陞通政刑禮二曹參議承政院承旨乞
外得楊州戢猾惠窮會值 因山而民不知有大役
又還喉院陞長席極選也先是尹善道假託禮論構
禍士林而趙綱爲善道伸救語益悖公陳啓請治綱
熒惑之罪後同春宋先生請放善道之謫公進曰先
正臣李珣請釋許筠而 宣廟不許此今日所當法
也士論躋之進嘉善大司諫大司成禮兵刑工參判
漢城府左尹右尹充副价之燕爲慶尙京畿監司在
嶺首按守宰不事事者罷之其人喉臺官以他事論

隆者先生集卷二十七
公事覺抵罪公亦引免辛亥大饑公在諫院建請令
各營門馬畜悉放於野省其食五千石以活民尋由
戶參特授刑曹判書有奸細藉宮家與民爭田者公
舉實而直之久畱中不下俄因他事罷公當官清勤
斤斤守法尤慎於斷刑曰人之生死懸於筆端使可
生而死殃必至矣公嘗自蠻海還 上首問老親安
未得賜果輒請歸遺乞覲又給駟皆 兩朝異恩也
及是公位躋八座二尊人俱無恙時節慶賀軒駟溢
門國人豔其孝歷知樞工書弘文提學大司憲陞正
憲出爲開城畱守還判尹庚申崇政崇祿議政府參

贊藝文提學甲子輔國兼判禮曹丁卯文衡缺 上
用宿薦特拜公兩館大提學一日 召禁近諸臣賦
儼體又命十韻詩使公考進公又應製 上親批居
首袞褒甚隆公得賞賚趣賣令供具與親朋樂飲以
侈 上賜焉以病告遣內醫診視尋判吏曹公弱歲
擢高第出入金閨文望伏一世而絕不以是自喜持
己如處子不與人馳逐頡頏言論立朝四十年未嘗
一當權要每公餘閉戶清坐不問家有無遇興或引
白哦詩而已晚年連被特簡際遇昭融而適丁世道
平陂之會公意殊不樂也未幾時象一變公以 特

命儻接北使在道遞銓職始凶人柳緯漢投匭謂議
儲時諸臣有異意 上燭其奸而斥之至是羣凶謂
公筵對有忿氣又挾摘公代撰 教文夢蘭二字爲
罪公遂被削黜辛未配明川明在嶺海二千里外將
行無幾微見色至則淡居讀書口不道時事翼年春
送子還京酒中誦李白沙鐵嶺雲歌音節悽惋座中
皆泣下以二月二日卒于鵬舍壽六十五其年五月
葬于楊州東海谷向坤之原後二年甲戌 坤儀復
正 命還公爵又 下教痛示既往之悔公之危忠
大節益可以有辭於後世矣今 上乙巳賜諡文憲

公先有領議政忠景公在爲國初名相縣監 贈贊
成諱復始都事諱鎮府使諱得明是公三世兩世之
贈皆視公秩妣平山申氏壯節公崇謙之後士人復
一其考也公娶持平平康蔡聖龜之女有子曰正重
觀察使觀察男漢紀府使六女歸郡守李廷燁士人
李昌朝縣令洪禹集持平李道謙進士鄭錫命牧使
閔翼洙府使三男有常文科蚤死 贈修撰有容侍
直有定有常男公弼有容男公輔命重聖重景重公
側出也有詩文幾卷所編箕雅行于世公爲人質實
厚而敏莊而和卑謙自牧與物無競中則確乎有守

降者先生集卷二十七
而不欲甚異於衆所居不蔽風雨一毛裘二十年見者不知爲宰相也詞翰神速燁燁有精光風流標致傾動一世而視其貌退然若無能聽其言呐呐若不出諸口繹於幼時一瞻公顏色尙能識其如此公居家遇三妹甚至畜甥姪之孤者篤於奉先厚於睦婣內行之美又如此其視今之事末忘源者果何如也是以畢竟成就若彼其卓卓始之知公以文章之士者固淺矣然得公隻字寶之若拱璧以至蠻貊之邦亦知有華國之材其文章可謂盛矣顧後之貴公者不在於文章而在於晚節則其輕重固有在焉世之

人其亦知所擇哉銘曰

猗嗟壺翁旣碩且寬訥而克敏天與德完發爲文章華若星爛而測其內鐵石爲肝弱冠大鳴翔于金鑾柁樓高詠蠻海息瀾清裁達識自致大官上懷其文老長詞壇位崇心卑含章葆閒龍蛇之歲大節乃觀禍福奚說臣義則安鐵嶺橫天目窮雲寒惟此一心九死如丹人所難言父子之間讒構易入聖考攸嘆公忠益白天理好還人亦有言晚節保難秋菊馨香宜爾夕餐疇敢評公燕許與班有穹斯石維楊之山我作銘詩百世不刊

領議政退憂金公神道碑

國家自癸亥反正以來善類當國已六十有餘年羣小伺釁不忘禍心矣及己亥孝廟大喪羣臣議莊烈大妃服制或以爲當服三年尤菴宋文正公以爲大妃已服昭顯之喪今不可貳斬又引賈公彥儀禮疏庶子體而不正之說諸儒臣從之大臣恐起爭端定用國典長庶皆替之制奸人乃謂庶子即妾子是貶薄孝廟將奪嫡統競起而誣捏顯廟燭其陰凶輒罪之甲寅仁宣大妃薨又議莊烈大妃服制禮官初用國典長子婦服定以替年士論非

之改以衆子婦大功嶺人都慎徵受羣奸旨上章訐之顯廟召諸臣示其疏卽命會議於朝堂詰問督迫甚急退憂金公爲首相率諸宰對曰己亥用國典國典子無長庶皆替婦則長替庶大功亦無承統則爲長子之文今日之服當爲大功終始持一說乃下教曰國典未備何不參究古禮公對曰若以古禮則有體而不正之說先王固不得爲長子雖承大統倫序則有定矣顯廟震怒嚴教切責中道付處兩司爭之八月顯廟昇遐臺啓始停遂配春川自是羣凶竊柄宗社幾危矣其後肅廟戊辰景

宗誕降公又以首相提舉內局入賀 上前仍陳將
護之道一日 上召大臣六卿三司長官引見 教
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今之大計不在於他若其遲
回觀望而有異志者納官退去可也羣僚愕眙莫曉
所以 上教再及而後公始對曰 王子生纔數月
遽定名號未免汲汲且古人之於太子以教養成就
爲先務未聞其急於定號者也 王子衆多之時則
或立長或擇賢今日只有一 王子德器成就之後
國本終何歸乎古人云無生而貴者天子之元子以
下入學皆爲儒服今 王子之定名號於襁褓之中

恐非養德惜福之道也 上曰今日國勢之孤危實
祖宗以來所未有者早定儲嗣所以重 宗廟何謂
急遽乎公又以太早爲言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
言亟定 元子名號可也公既退有柳緯漢者投匭
謂公前日獻賀若塞責然又不先請建儲而既定之
後尙有不服之心公上疏待罪 上始則罪緯漢而
慰諭公及尤菴論建儲事被黜公亦遞罷一代士類
從而見斥而羣凶復滿朝公遂配長髻自是 壺位
不安大禍溢世公之弟文谷公及尤菴俱受後 命
公則以疾卒於謫所嗚呼平陂往復固理之常而公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七
之一身死生榮辱動與國運相關者有如是夫公安
東人諱壽興字起之號退憂一號止堂也清陰文正
先生無嗣取其伯氏長湍府使尚寬之子光燦子之
同知中樞府事娶延興孫金牧使疎之女有三子公
其仲而又出爲伯父承旨光燦之後實長湍公之嗣
孫也公八歲失母清陰先生收置膝下鞠之稍長使
之如手足以其敏於承奉也餘力攻文才格出人戊
子司馬一等嘗爲泮任倡多士上章請於聖廟祝文
不書虜年號乙未文科隸槐院遷 世子說書與文
谷并中重試薦爲翰林玉堂則錄南床由修撰至應

教司諫院獻納知製 教嘗乞解職讀書 不許尤
菴以吏曹判書造朝公爲佐郎政路爲之一清爲副
校理上疏陳十六條曰講 聖學立聖志畏天威恤
民隱嚴宮禁正朝廷任大臣開言路通下情用賢才
養廉恥崇節儉立紀綱慎刑罰明教化慎終始無非
切於治道者再爲御史于湖之西南辛丑通政廣州
府尹當量田民被實惠入爲大司諫又上疏極言時
弊一曰聽政漸倦二曰納諫漸怠三曰民力漸困四
曰人才漸乏五曰朝著漸乖六曰文網漸密七曰紀
綱漸壞八曰風俗漸渝其終又眷眷於本原之地移

承旨兵曹參議大司成乙巳擢京畿觀察使秩滿仍
任轉右尹都承旨丙午戶曹判書尋加正憲公才長
剴劇善理財賦吏不敢欺丁未崇政以左參贊丁憂
得疾幾殆 命內醫救視庚戌崇祿知中樞判尹參
贊摠戎使江華府畱守辛亥復判戶曹筵臣論賑政
有以抄饑爲難公曰當以活人爲急務失穀爲細事
人謂得體兼判義禁癸丑進拜議政府右議政自釋
褐至是爲十九歲羣壬自己亥後百端抵巇屢不售
乃令宗臣翼秀疏論 寧陵事文谷以大臣被削奪
上特命公代之公起當遷 陵之役隨事殫智務從

省約民力賴蘇奏除 大內修理及主第之費首請
敦召尤菴詢訪國政仍令撰 陵誌張應一踵翼秀
又以定 陵時不用水原爲尤菴罪公申暴甚細
上教曰讒人罔極是予之過也應一竄而未幾尤菴
復拜相士林倚公爲重尤菴俄造朝被國舅金佑明
侵詆至曰人莫敢矯其非公入對言國舅 殿下私
人也大臣儒賢也若因私人之言使儒賢不安而退
則豈不爲 聖德累乎尤菴臨退又論 山陵且及
國舅事 上出示其疏有未安之 教公上疏言宋
浚吉心事未白齋恨而歿宋時烈今來未數日困於

多口而歸 聖上誠禮大不如前楚國髡鉗之戒豈
宜出於 聖世也始 孝廟以賓師待大老密勿復
雪之謨而中道薨殂萬事瓦解及公爲相聞吳三桂
起兵南方鄭錦據海島天下事有可憂者遂欲收聚
人才更張弊政內修外攘以爲繼述之圖 上方專
任公公亦若將展布厥志而不幸議禮事作矣公在
春川一年宥還挈家入加平江峽日以四子朱書爲
功課有疑則以書質於尤菴其後還朝亦不廢講讀
以故發於言論者明暢該博皆有根據蓋於語類得
力爲多庚申構堅等謀不軌伏誅公特叙拜領中樞

府事敦勉入朝時文谷爲首相 上勉畱尤菴招致
諸儒賢于朝公亦以原任屢入經筵每勸 上以帝
王之學以爲君德成就在經筵須頻召儒臣以資啓
沃致知明理以辨是非邪正正朝廷以及四方而更
化之初又不可不先張四維以勵一世凡 上有過
舉輒隨事獻規極其忠謹嘗於居閒時取眞西山奏
疏抄其切於君德時政者十餘篇附已見于下具劄
以進 上嘉納焉戊辰爲領議政公前後入相凡所
以左右贊襄靡不用極尤以匡救 君德扶護士林
爲已任方當世變愈棘國勢將傾而猶未忍舍去必

隱者先生集卷二十一
欲強此之衰艱彼之進以救 宗國之禍而亦無如
何矣居一年士禍大作人皆褫魄重足而公言笑自
若金吾郎至即日發行不得與文谷作訣以書勉之
曰平生學道真實意不與生死俱存亡乃東坡與子
由詩也及文谷遭禍有訣書而公疾方篤家人未忍
傳兄弟死生之際不相知益可於邑也公見京洛人
客每問尤菴海外消息久之不復問但時時向壁自
語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仍歔歔太息蓋若有隱約
領會者焉庚午秋病加劇一日謂家人曰夜夢與李
君俱公服共朝 孝廟吾其殆乎尋卒實十月十二

日也春秋六十五以柩歸用明年正月葬于楊州先
兆後五年甲戌 上始悔悟命復官爵致祭夫人南
原尹氏牧使衡覺之女仁明有達識後公十九年歿
以丙戌某月日合祔凡生二男九女男長昌烈及女
四人夭次昌說郡守五女縣令洪澤普郡守宋光洙
大司憲李喜朝判書李晚成牧使李聖佐孫曰元謙
亨謙利謙貞謙外裔不能盡記公狀貌短小顴鼻淡
目精彩射人聰明敏達寬平簡靖平居和易未嘗見
皺眉之容處事不動聲色而條理詳密提綱挈要沛
然無礙是以所歷中外事無不舉凡係 君德闕遺

時政得失知無不言眷眷忠愛之誠可質神明抑公
尤有大焉清陰文正先生身任世道毅然爲百世宗
仰公旣得於庭訓又講之天倫上泝考亭法門常與
尤翁同其進退榮辱而世道之汗隆隨焉前後章奏
語及尤翁者十常七八左右維持竭其心力屢請刊
行其所註朱子書又言 孝廟所與密勿謀猷者不
可使其泯沒宜取來所錄藏之名山以補國史之缺
其終始尊尙如此遂與之殉道而無所怨悔焉則其
視古之牢籠苟且陰爲自全之計者何如哉雖與文
谷受禍有淺深而其守正不撓之節則一也先儒以

小人之禍并於戎狄而公之兄弟卒不免焉可謂文
正先生肖孫也今 上某年賜諡曰文翼云昌說將
樹大碑屬絳爲文緯通家子義不敢辭銘曰

嗚呼漢賊立不容兩義慾勝負邪正衰旺當慎厥幾
惟理則一春秋大旨皎若星日誰歟擔荷維清陰翁
亦有尤菴心德與同志士沉痛哭我 寧陵俾輔後
嗣志業是承外攘未究內訌頻作藩館之繫瘴海之
謫善人何厄吾道日替清翁有孫大老是衛閒中箋
註考亭之書公曰刊行曷敢虛徐父師淵源不在茲
乎亦越 先朝密勿謀猷名山石室可以藏之天下

後世其永有辭惟此義理九死靡悔邦國有難同受
其敗一時具瞻乃有賢季炯炯赤心罔間生死映睫
死淚跨海相照禍福奚說允矣克肖天醉無醒陽存
若亡我為衰世用作銘章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目錄

神道碑

左議政老峰閔公鼎重神道碑

判書聾溪李公秀彥神道碑

左議政北溪李公世白神道碑

判中樞申公汝哲神道碑

判書霽月堂宋公奎濂神道碑

判書李公光迪神道碑

右議政閔公鎮長神道碑

領議政李公濡神道碑



右議政二憂堂趙公秦采神道碑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神道碑二



左議政老峰閔公神道碑

崇禎末 孝宗大王首明大義以獎 王室於是二
宋文正公位賓師圖議朝政而文忠閔公鼎重以帷
幄侍從實先後之既而 王薨國家多故公周旋
兩朝位益隆道益孤卒齋志以歿於邊州謫徙之中
君臣之際其始終遭遇有可感者而天下之事顧非
人之所能為者歟公字大受驪興人慶州府尹 贈
領議政諱機之孫江原觀察使 贈領議政諱光勳

之子驪陽府院君文貞公維重之兄公爲人嚴峻光明其學以敬爲主而好敢言砥礪名行以率士大夫始公以進士登上第年二十二補成均館典籍時孝宗新卽位遷兵曹佐郎世子侍講院司書有直言上嘉憚之由司諫院正言拜弘文館修撰轉校理充湖南御史時久旱公上書請直昭顯世子嬪姜氏之冤又言浮海漢人不宜解送虜中上引見具言姜氏獄不可遽原狀尋命按行湖西復還校理初姜氏在先朝坐事廢死其子女幼孩悉編海島國人哀之而莫敢言公獨首論之上知其忠不

之罪羣臣皆驚公之遇知于上蓋自此始云公以高材雋望從諸君子受任於艱難之際單心一力以規大事於是以立志懋學用賢材恤窮民重邊防爲恢復之要嘗言於上曰殿下志氣太銳而無專一堅確之實規模雖大而有顛倒數變之失久處澗宮不免於燕安之習非所以立本制治之法也上遽召見謝之已而虜遣使查責朝廷事情公又疏言虜使狎至辱國甚矣臣憤痛欲死誠宜開張聰明審別臧否先奮有爲之志不畜充位之臣以勵節義而責忠力無使吾君徒受困於虜人爲也上報曰

陶者先生集卷二十八
讀之令人氣湧如山改應教司諫院司諫復爲御史
行嶺南還拜司憲府執義用廟薦出爲東萊府使府
管接島倭而倭素狡悍犯約束公一以法從事倭恨
甚嘗因宴飲露刃擲公座公不爲動則相率闌出館
門公勒軍以待之倭後懼伏不敢犯公命 召拜禮
曹參議未幾 孝宗薨公請依古禮百官具喪服議
不行移兵曹參議丁父憂服除拜司諫院大司諫湖
南守臣言有佛像出汗者公請碎其像以絕神奸由
承政院同副承旨遷成均館大司成請以兩尼院材
瓦增修太學齋舍今丕闡堂一兩闕入等齋是也公

日處其中誠心講課士風大振後常兼帶以至正卿
焉承 命改量畿內田民以爲優又請 上頻御經
筵盡罷宮庄不聽轉吏曹參議兼管籌司槐院進吏
曹參判尋謝病歸忠州除咸鏡觀察使按行障徼修
器械平賦徭北人之知冠昏喪祭自公始也入爲弘
文館副提學司憲府大司憲擢戶曹判書使虜中還
知中樞判工刑禮兵曹漢城府參贊政府隨事盡職
不懈益虔然朝議多歧時事益乖公不能久安於朝
甲寅 肅宗嗣位明年加崇政大夫俄判吏曹卽遞
於是尹鐫許積等用事二宋文正公或榕棘或追謫

附錄先生集卷二十八
公請與同罪遂坐削職己未配長興府明年鑄黨堅
楨等謀反誅公起謫中途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右議政時金文忠公壽恆爲上相同心輔政進
左議政居四年免公之爲相務在杜私逕拔淹滯謹
天災察民隱以輔幼主而立治體嘗言金益勳機
密上變罪人旣得不宜引他事而過罪之又痛斥尹
拯背師之罪羣小遂不悅時後宮張氏新有寵鑄積
之黨復起用事己巳春宋文正金文忠公并竄海尋
受命以卒及仁顯王后廢處私第吳忠貞公斗
寅諫死於朝公亦徙碧潼郡而梲棘之公素病風痺

不能起聞命卽行言動如平日無幾微色凶徒繼
請按律不聽壬申六月二十五日卒于纍舍享年六
十五後三年甲戌上大悔悟王后復位遂命
復公官秩禮官致祭有司庀葬事始葬楊州後遷驪
州大居戌坐之原公凡再娶申氏洗馬昇女洪氏觀
察使處尹女皆爲貞敬夫人男鎮長右議政女適李
寅斌諸孫在洙正郎啓洙判官安洙學洙德洙皆蚤
夭女三人爲正郎洪重錫判書朴師益牧使李滋妻
緯文貞公之外孫嘗以文誌公之墓今嗣曾孫百男
又屬以銘刻之辭乃序而詩之曰

文忠之始自我 寧考翼翼 寧考閱有不造侯在
于庭孰恤予蓼事有至難一言受知勤勞忠正 王
國之毗一心上下江漢于宗經緯有密帷幄從容難
平者事中途而殂送往事居身與道俱白髮 三朝
既躋而起維匡調娛爰整我紀有饗維凶莫燿其機
山寨幽荒公去無歸 王盡于衷閔錫有章驪水悠
悠有儼其崗密邇 喬邱魂魄洋洋雖公不幸其存
則永立懦廉頑尙論景行列銘墓隧以視千億匪公
攸思 寧考之德

判書聾溪李公神道碑

昔 宣廟問筵臣曰李滉弟子有立朝者乎柳希春
以鄭惟一鄭琢金就礪爲對栗谷先生論此事曰彼
數人者樹立無素名之曰弟子則豈不爲退翁之辱
乎推是義也若聾溪李公秀彥者真可謂尤菴宋文
正先生弟子而於先生亦有榮矣蓋公秉心制事剛
嚴峻潔嫉惡如讎趨義如渴常於論是非辨邪正之
際必先其大處曰若取其小節繳繞較量則終至於
利害勝而義理亂凡百事爲最惡苟且彌縫雖一事
而十改一物而十毀終必明白正當而後已其事君
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引君當道爲主以承顏苟

容爲恥遇事直前如水臨壑不以進取利害動其中
不惟天性爲然其得之師門者如此使公進而見用
則先生之道可以少行於世惜乎流離竄逐之餘復
蒙收召而不得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當其時也小人
秉國君子在野平陂不常卒得成就公元祐完人而
止茲豈非斯文世道之不幸也歟公字美叔韓山之
李始於稼牧顯於麟齋至觀察使蓄 光廟時閉門
高陽墓下不出三十二年而終尤菴稱其貞操不讓
於六臣公其幾世孫也曾祖諱德游成均生員早卒
祖諱聖淵原州牧使考諱東稷全羅道觀察使公生

而氣度已不羈識者皆知爲遠器從曾祖怡愉公每
置膝歎賞曰大吾門者必此兒庚子進士戊申登第
因科題有人言見罷尋擢翌年底試公處得失之際
欣戚不少見於色辭永安尉洪公柱元稱公河海之
量選翰苑序陞待教奉教違奇疾幾危而蘇尤菴以
爲學力所致甲寅始陞六品拜司諫院正言以疾辭
有郭世楨者醜辱尤菴罔有紀極公知士禍將作日
夕憂憤寢食幾廢適拜司憲府持平抗章極言羣小
構誣之端義理明白疏入 天怒震疊禍將不測因
玉堂劄救罰止特遞時觀察公在湖營聞而喜之曰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八
汝之論事實獲我心明年遞還公先往鄉里修葺舊
廬以爲奉歸終老之計是冬丁觀察公憂因歸清州
庚申權姦逆黜朝著清明公拜正言被 召入朝首
論相穆之罪改持平入玉堂屢爲副校理校理修撰
移吏曹佐郎進退通塞一循公議白用三學士及宋
泉谷後孫以勵忠節凡有 上躬闕遺朝事得失率
先言之不避忌諱用都監勞陞通政以未準格還收
改掌樂院正卽日移應教尋以廟堂薦超受慶尙道
觀察使公才長剴劇簿書堆積几案而耳聽口酬指
顧之間裁決殆盡一路咸稱神明嶺俗好武斷仁同

尤甚公初則曉諭中則施罰及其不悛而後嚴刑以
懲之有一二死者李元禎之徒撰星山誌譸張虛妄
誣辱尤菴元禎之弟元祿又倡爲醜詆沙溪之疏募
徒斂錢貽害列邑公狀聞毀板且請痛禁惡習由是
怨謗朋興而公則不顧也秩滿拜禮曹參議移拜承
政院承旨屢爲大司諫間除兵曹參知爲乞養出補
安東府使銓長奏言教胄非此人莫可遂還拜成均
館大司成時論議歧貳公在職一以正士習明義理
爲先士趨稍定復移大司諫時 上憫旱疏決鄭維
岳亦在宥中公力言維岳罪惡甚重不可徑釋遂還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八
寢歷兵曹參議甲子冬擢拜咸鏡道觀察使公以文
教爲先詰戎爲次遴擇六鎮之秀才與健兒畱置營
下或講學或鍊藝一年之間成就者衆又均賦役革
弊瘼大得一路民心謂老峰以後始有之有異己者
論公崇飲廢事上不許西河李公時秉銓斥補其
人於邊邑以示公議然公猶不自安會有犯越事革
職還朝丙寅以後周流六曹參判爲都憲者最多校
理閔公鎮周論右相趙師錫加卜事被嚴旨公上
疏力救仍陳言路崎嶇之失備忘嚴責李公選被
柳成運等論劾慘毒吾叔祖打愚公爲人所醜誣至

登臺章公輒皆引避爲之伸理羅良佐等託以爲師
尹宣舉訟冤侵辱尤菴公上疏痛辨之戊辰臺臣李
益壽使禁吏撞碎後宮母屋轎之入宮門者上震
怒罷益壽職下禁吏內寺獄撲殺之公不勝憂慨抗
疏匡救言甚切直及批下快示悔悟之意還命
周恤禁吏之拷死者人始爲公危之而還以爲榮已
已往省大夫人於永柔縣道聞竄配理山之命復
過辭大夫人到謫以書史自適及尤菴訃至爲之服
暮年且爲文以哭之其辭絕悲元禎之子聃命有積
怨於公嗾仁同之張曾被刑死者擊鼓願償命李玄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八
逸又白 上請拿致公意欲成獄而終不售時李玄
紀爲嶺伯公與有連家諒有欲居間緩禍者公聞而
責之曰是殺我師者吾寧直死不爲枉生尹以道以
成川倅饋問公曰是誣成打愚獄者吾素惡其回邪
遂却之雖死生危迫之頃嚴於辭受慎於交際如此
時爲郡吏者百端困辱威脅無異元城之厄於新州
而公處之怡然江邊俗甚貿貿公不鄙夷之教導有
方不數年而能知冠婚喪祭之禮公歸時至於涕泣
而不忍別甲戌首蒙宥還歷工刑參判秋擢拜刑曹
判書公一心奉公獄訟如洗玄石白公勞績請久任

勿他遷時南九萬爲首相營護國賊政刑紊亂惟以
蠲減施惠爲事公嘗於朝坐折之曰凡爲國之道明
義理正朝廷則惠澤旁流不求民悅而民自悅服矣
何必施此無名之惠以要其悅乎設遇凶歲國儲罄
竭何以拯濟九萬無以應後數歲大侵濟活無策人
服公先見又於講筵奏暴故相李公端夏之冤 上
教昭釋士論多之時舊人殆盡朝野屬望惟公一人
而時象日乖意悒悒不樂會臺臣金德基劾吳道一
掌令金演庇護甚力公遂言道一行已鄙悖媚悅凶
黨連得名邑之狀時道一積負疵累冒居要津人皆

諂事無敢言者公抗憤極言之人皆稱快柳尙運爲
銓長白 上曰李某以老成力扶少年臺論誠爲不
韙尋左遷公爲全羅道觀察使又爲兩出之論吳道
一得關東公無悻悻之色卽赴任奉大夫人設壽席
爲尤菴作考巖書院於後 命之地是秋復拜大司
憲公到中路使偏裨納符直還鄉廬公始自號醉夢
軒至是改以聾溪絕口不言時事客有來問者輒指
堂扁以示之屢除官不赴惟 世子嘉禮成一造朝
尋歸當路者來見盛陳保合之道公笑謝曰保合非
田野人所可與知也及渡漢農巖金公昌協來別曰

舉世皆醉於富貴不知有名節公獨急流勇退以勵
衰俗實爲世道賀也丁丑五月以疾卒于聾溪精舍
壽六十二公卒前一月清州倅李益著來示其所居
龍淵圖公詩以答之曰絕世江山萬鍾富爭如老漢
一瓢貧窩廬日日相逢處摠是總功袒免親及喪宗
族門人加麻者五十餘人公於緯家實有累世之好
余尙記幼時見公與人談笑輒揜袖露臂言論風生
有時引酌酣暢風流溢發滿座爲之心醉雖幼少無
知識尙知其氣宇豪爽類非流俗人物嗚呼今日何
處得來公內行純備而最善事繼母母有所生二子

皆歷典州郡而不欲一日離公公必善爲開諭而後始強赴焉其慈孝之無間如此顧公立朝事業甚偉然而豈無其本而然哉公始葬清安後移卜清州龜山夫人海平尹氏棄翁澄之之女賢而有梱範先公五年歿公卒而合祔公以弟秀雋之子思孝爲後不幸早死有一男奎瑞亦夭又取思悌孫碩載爲後思悌思孝之弟也思悌久屬余以大碑之役而病未能焉今則公之墓木已拱而歲月寢遠後生鮮有知公志業者余亦老且死矣遂力疾而爲之辭係之以銘銘曰

天地中間陰與陽併一消一長治亂邪正拖泥帶水鮮或潔淨公於二者剖判得定好仁疾惡蓋由彝秉直字之訓吾師所命行之不窮用是究竟謇謇匪躬廷有骨鯁積愠羣小屢蹈危阱外患不入心境寧靜平陂往復一節彌勁萬死歸來誰秉國政平生赤憎回遁其性剛大無愧不容何病一臥邱園名重九鼎風流弘長存沒可敬歸拜先師庶無顏頰時丁調停思公益永銘以昭之用樹墓徑

左議政北溪李公神道碑

肅宗二十七年辛巳 上賜後宮張氏死時 景宗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八
在東宮一種凶邪之徒煽言於國曰母死子不得安也。以是脅持上下遂爲全恩之論。舉朝靡然莫有貳者。獨左相李公世白特立不撓白。上曰此事上關大行王妃。臣子安敢議爲。旣賜死。始上劄進保護東宮之道。嗚呼。鈞弋非有罪也。漢武此舉。先儒猶善其斷。况我聖考當國家大變。故不以私恩廢公法。廓揮乾剛。雷厲風飛。使宮闈清而神人快。而卒亦無傷於止慈之德。大聖人作爲固度。越百王然。非李公爲之相而將順之。則疇能奉行天討而樹倫紀於百世哉。若公者真可謂大臣而古之難輔相者。蓋以

此也。夫公字仲庚。號北溪。龍仁人。爲人方嚴重厚。平居儼若有思。清陰金文正公於公爲外翁之父。甚器重之。公時尚少。猶能默識其言行。以爲師法。丁酉進士。丙午除義禁府都事。用薦者陞義盈庫主簿。由戶曹佐郎監牙山縣。秩滿。又爲洪川。乙卯擢文科。公素負公輔望。人以其爲晚尋棄官歸。羣凶滿朝。踰年一除文兼宣傳官。洊丁內外艱。辛酉卽吉。歷兵曹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弘文館修撰。校理。時更化未久。朝論携貳。競爲標榜。而公獨斂退自守。又不喜訐直。在新進已有老成名間。除成均館直講。又爲

御史湖西癸亥以與修 顯廟實錄陞通政未準格
還寢爲吏曹佐郎陞掌樂院正改執義應教尋擢承
政院同副承旨序陞至右明年出爲黃海道觀察使
及瓜從民願許畱條奏兵民積弊十餘事其罷管餉
最爲海民之惠是冬特陞工曹參判須代未還會邊
圉有警移授平安道觀察使居一年辭遞歷同中樞
大司諫參判兵刑二曹都承旨大司憲出爲廣州畱
守旋充燕价朝議重保障畱之公素長政事才通敏
無括自在小官已然凡所施設置水不漏要之行久
而無弊歷試外內蔚有成績輿望益歸之己巳賊黯

與宗室杭陰結張氏兄希載謀傾 壺位士禍大作
文谷受後 命退憂謫卒皆公之舅也公亦罷官屏
居楮江江上慨念 王室悲憤成疾甲戌更化還都
承旨無何擢漢城府判尹知中樞工曹判書議政府
參贊時 壺位復正希載陰謀畢露柄相南九萬引
周禮八議不請刑又入對乞屈法伸恩公在金吾與
判事申公汝哲力言三尺不可撓 上不從九萬之
黨外雖請討而內實庇覆希載得不死辛巳之變蓋
源於此自士禍以來善類芟刈幾盡舊人在朝者惟
李公秀彥及公旣而李公左遷湖臬公亦差儼使仍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八
令留掌關西別科實則忌之也公嘗有遺惠至是又承命訪民疾苦以聞罷革者多久之還朝權大運鄭維岳等因疏決被宥臺諫爭之不從公爲言輕釋重辜非所以順民心而格天意維岳仍配已而旱愈甚相臣申翼相以疏釋未盡請召諸宰會議公引疾不赴當希載父號國舅也官爲立碑甲戌後臺臣有言而猶仍置及公爲禮判始覆奏踏去之以節使之燕還爲參贊大憲丙子擢判義禁尋判戶曹西土饑廟議將乞糶於虜公爭之不能得後果速慢書之辱明年移吏曹時羣小用事政路淆亂公慨然以激揚

爲任登進善類枳斥尤不靖者柄人大銜柳鳳瑞以校理因事誣捏上特補邊邑公不自安屢辭不獲命翼年夏又祈免上批卿之勞苦汔可畢矣時鼎席一空御筆特授公右議政吳道一疏論新卜事比之斜封道一卽前見枳中人上燭其情狀黜道一敦勉甚至公感激應命公爲相務持重不喜變更又務實惠不爲煦沫之私入奏出劄一以匡君澤民爲主而於講學正心節財用守法令尤拳拳焉狡倭請行六成新銀僚相輕許之公力言不可竟不從至今爲弊甚宮內火入對陳修省之策仍言奢侈之

隆慶先生集卷二十八
弊甚於天災 上嘉納陞左議政 仁顯王后昇遐
爲摠護使杭將書 梓宮上字公斥去之杭退曰吾
其死矣俄而蠱呪事發 上震怒親鞠宮婢皆服首
相崔錫鼎三劄請無竟其事 上譴責甚嚴時人心
危疑中外洵洵公不動聲色終始按獄 上亦倚以
爲重希載誅杭賜死黯之子追施逆律蓋公治獄無
一毫瞻顧之意而亦能平停其間卒無濫者方諸臣
爲全恩之請也或勸公一陳而怵之以禍福公毅然
曰人臣事君惟有一義字死生何足計也嗚呼死生
之於人亦大矣人能拚却一死則天下無難事今人

臨小利害輒皆依違前却苟且趨避以之負國失身
者蓋滔滔此特畏一死耳公之一言足令此輩知愧
而亦可以爲後世爲人臣者之則矣壬午 上冊繼
妃公爲嘉禮都監都提調公積瘁而疾屢賜告病中
猶憂念國事聞罷禁衛營上劄爭之臨卒右相申公
琬道達公釋負之懇 上爲之涕下特許之史官至
則已不及知癸未四月九日也壽六十九 上震悼
撤朝將享 太廟儒臣金鎮圭等言仲遂卒聖人譏
其猶釋宜殺飲福受胙之節議大臣寢不行 世子
率宮官舉哀公狀貌魁梧聲如洪鐘每朝會正色率

下望之有威凡有大事衆論焚如而徐一言以定之
宅心公正務存大體處置得宜畏服人志終公之世
廟堂尊而綱紀舉隱然有喬岳鎮物之功其後當國
者喜用小智紛更約束而世道之變又靡所不有識
者歎曰使李相在者國事豈至於此雖平日不悅公
者亦皆同辭此可見人心之公矣今 上丙午賜諡
忠正上祖吉卷高麗太師曾祖諱士慶大司諫祖諱
後淵考諱挺岳牧使以公貴追 贈如例外翁曰同
中樞光燦公配延日鄭氏郡守昌徵之女右議政維
城其祖也貞淑端一助成公清德年八十三後公十

五年而卒葬於楊州陶山坐卯之原公始葬金村至
是移兆而耐男宜顯文科領議政四女婿權尙明洪
德普尹溥參議金希魯議政男普文三女適黃榆金
聖柱申光復權壻子燮瑩校理金壻子致萬侍直洪
尹繼子曰縣令得福佐郎得重公內行甚篤居喪時
年已向衰而持制益固傷伯兄有心恙護視如嬰兒
立朝四十年田園臧獲一無所加被服儉素門庭無
雜賓尤謹於辭受鞭靴不入而亦不欲人知也公之
德美蓋不可勝書而其於關世教民彝之重者書之
特詳後之知公者於此求之可也亦可以知 聖考

陶庵先生集卷二十八
大處分之昭垂天下萬世者得公而成也夫銘曰
肅廟中世公維碩輔是惟大器知夙成暮斗筭鐘鼎
均有限量我心休休愈積愈廣其在下位未甚異衆
遇益初九大作利用世運艱難乃遺厥身保養豺蝎
噫彼何人於皇 聖妃在天孔昭窩窟一傾妖孽莫
逃舒慘低昂事有至難衆情動勦禍福之關 王曰
嗟相惟汝同予五刑五服以訖天誅公拜稽首義重
生輕元首股肱勢則相成紳笏不動有儼具瞻萬馬
駐足眇見于今力能勝重氣則配義公實有之辨此
大事明明我 后萬世有辭殆天生公以襄一治我

昔見公山澤龍虎今其亡矣善類誰主世道罔極亂
逆馳騁匪公之思 寧考之聖維楊之東有屹龜趺
太史作詩其言非諛

判中樞申公神道碑

自古以來文武殊塗文臣讀書武臣不讀書故文每
詆武以無識國俗亦重文而輕武然是亦有不可一
槩論者以余觀於近世南丞相九萬多讀古書尤用
力於春秋四傳閱天下之義理非不精且熟矣當
肅廟甲戌更化之初國賊張希載有嚴刑得情之
命則乃引八議之法請勿問而宥之其私黨從而和

之曰此淡長慮也申公汝哲武人也獨言希載謀害
國母在法無赦今謂 世子私親而徑宥之則是私
恩也不可以私恩廢王法屢入對爭之益力然 上
從九萬言希載不誅遂成國家無窮之禍若公者宜
若以無識見詆於文臣者而畢竟樹立之卓然如此
彼讀書宰相真所謂雖多亦奚爲者也嗚呼秉彝之
天人所同得惟喪與勿喪如何爾烏可以文武輕重
之也公字季明平山人壯節公崇謙之後曾祖諱砮
宣廟朝名將壬辰之亂以八道都巡邊使死於達川
之戰祖諱景禎策癸亥靖 社元勳領議政平城府

院君諡忠翼考諱坡敦寧都正丙子後以質子陪
春宮赴瀋道卒卒後朝家以忠翼之季東城君景禎
無子 特命爲嗣襲封平原君妣漢陽趙氏判官國
俊之女以 崇禎甲戌閏八月二十六日生公公容
貌端雅神氣穎秀四歲孤忠翼公每撫愛之曰此兒
必昌大吾門 孝宗丁酉儲養將帥材 特命勸武
顯宗乙巳以宣傳官擢庭試未放榜扈 駕溫泉
上於路中見公歎曰眞玉堂樣子也自此寵遇非常
都摠府都事經歷訓練院僉正副正以養出爲中和
府使旋陞全州營將丁未擢授忠清水使距登第纔

三載矣居二載陞本道兵使未赴因事罷尋特叙拜
慶尙左兵使又三載陞拜統制使朝廷聞公有疾慮
其爲瘴祟亟召還已而拜平安兵使又拜咸鏡南
道兵使三道統禦使皆以病不赴癸丑拜御營大將
時李公浣方告老以公擬其代也除訓練都正同知
中樞府事仍差備局提調歷漢城府右尹左尹甲寅
秋闕內失火公疾馳詣闕承命守金虎門逆楨兄
弟欲入公當門呵止曰此時雖近宗不當闌入人謂
得體特除兵曹參判間移刑曹丁巳擢授判尹尋丁
母憂及吉復拜訓練都正兼捕盜大將都摠府都摠

管庚申三月上教以危疑多端訛言沸騰輦轂親
兵將領之任不可不以國家至親爲之特除光城府
院君金萬基訓練大將以公代爲摠戎使夏兼知訓
鍊院事冬授工曹判書上疏辭批曰卿以先朝
宿將名望素著特除正卿意非偶然翼年陞正憲又
翼年拜御將尋移訓將丙寅上閱武沙河里以公
隊伍整齊號令嚴明面賜內厩馬以嘉之尋又以
春塘臺試射發矢三中陞崇政判敦寧府事戊辰加
崇祿拜刑曹判書時庚申逆黨方圖鑽進有欲奪公
位者日夜伺其動靜公危怖日甚累朔祈免至己巳

春 上始許之羣凶淡忌公不欲其在朝出爲統制使公力疾之任已而疾加劇辭遞臺諫論啓請仍任秩滿還拜知中樞府事居數月復出爲北兵使統營舊有億萬庫而枵然一空公至則重營庫舍積穀爲四五年之資大會耆老設宴而娛之公嘗於辛亥饑歲收瘞餓殍骸骨凡一萬八千餘人至是又有異夢當秋夕大設酒食分二所以食餒鬼民立石頌之曰澤遍生死萬世不忘在北大修行營城巡操時鎮堡僻小處無不躬往訪其疾苦日與偏裨射侯謂沿邊人士曰爾曹登埤時猶復高冠闊袖耶仍歎曰文治

未洽武略不競奈何常以戎服莅事若方有警急者然一日自茂山急報清人百餘騎壓境邊民震擾公亟遣人偵候一邊設宴張樂如平時民心乃定北方風土清涼公瘴疾至此獲蘇甲戌四月二日夜三更上特拜公訓練大將宣 旨促召公衷甲而進以備非常 上先使宣傳官取李義徵密符而久不至上特下內左符使公佩之以俟右符之來公申嚴宿衛帖然若無事者俄又 命摠察禁衛御營事公兼佩三符一國兵柄盡歸於公論者謂國朝三百年來所未有者特除判敦寧府事兼捕盜大將未幾拜判

義禁是夏又陞輔國拜判中樞府事公當希載之獄終始守法而言不見用淡以 聖誣未雪國賊未討爲痛恨義徵與希載同謀亦當誅而用大臣議安置絕島尋賜死義徵之子弘渤怨公必欲甘心而後已丙子姜五章投匭告希載父墳埋凶事以公家奴應先戶牌落在墓上 上親鞫之公時爲兵曹判書席藁胥 命于闕下 上還給所納符且令勿待罪而公不敢退南九萬言本兵不可久曠請遞之 上不許曰子惡父不知奴惡主不知者古亦多有之矣相臣柳尙運申翼相等申請不已始許姑遞應先受九

次刑無一言而死時禍色叵測親知亦不敢相問而公處之迥然 上命以重賞購作變人有告者更設鞫張家墓奴輩言業同裹糧畱墓所自謂數日後當有變恠其日果得埋凶之物業同者希載奴也法當窮覈而九萬尙運等以爲不可以疑似成獄 上命釋業同勿問尙運拜謝曰不勝感激三司力請更鞫始許之業同被訊自服蓋言希載家自作木人而使入誘致應先於酒家乘醉竊其牌意欲先禍公去其兵權因之網打士類而弘渤實主其計云於是羣凶盡伏法希載至辛巳始誅嗚呼天日昭明鬼蜮莫逃

其形彼密地排布雖極巧慘而終不得以害公也居
一月還拜訓練大將上疏力辭 上批慰諭曰予知
卿忠卿知予心公感激承 命然終不能自安累疏
祈免仍乞歸埽墓地曰三世爲將既犯道家之忌廿
載掌兵且味盈滿之戒 上終不許以公引病不出
凡有職事皆令他將代行 命御醫問疾藥物 御
膳交於道辛巳二月十九日卒先數日大星隕於東
方 上震悼官庀喪需甚厚且賜柩材祿俸限三年
仍給異數也以四月十五日葬于楊州忘憂里忠翼
公墓東軍門校卒號哭之聲震動郊野庚寅賜諡莊

武公爲將三十年一心奉公賞罰分明威惠並行隨
材甄拔各當其職當事不喜紛更曰遵先王之法而
過者未之有也常節財用曰衆力所聚不敢輕也晚
年名位隆赫朝夕入相一時登壇專閫者皆其麾下
偏裨奔走服事於前而公則逡巡然常存退讓之心
自以武臣不欲處黨目中而進退榮辱動與國家治
亂相參當凶黨秉國之時雖在散地闔門養威隱然
有虎豹在山之勢朝著更新之際未嘗不以公爲輕
重公之愠於羣小由此益淡然或謂時當危疑宜以
訶察爲事則公終不應是以世禍酷烈而於公卒無

所及焉平居簡重人莫測其涯涘非公事不一至大臣之家不接生客客有雜言者坐睡而不聽以此門庭寂然如寒士家公處心正大死生禍福一付之天而未嘗爲趨避之計丙子之禍幾乎滅身湛宗而亦無所怨悔其斷斷忠赤可以質鬼神而無愧矣豈不偉哉公之立朝事業蓋源於內行然大者如是其細可略也夫人坡平尹氏郡守弼殷之女男璵僉正女適判書金演生員璿及李評妻側出也僉正男光夏武科參判參判二男暉旼旼亦武科世方以克紹先業期之云銘曰

粵我 孝宗鼙鼓興思勳戚之門有 命疇咨平陽之孫忠翼之兒俾輔後嗣爲我虎臣合盛玉堂 天笑爲新雅歌投壺征虜風致終日欽欽如在營壘腹心干城忠信可仗有若臣浣 三朝宿將曰臣當老此子可代遂陟戎壇垂三十載平陂往復何所不有 小人有畏君子攸守世道翻覆維公重輕中夜宣召三軍歡迎昔蘇季子六印縱橫以口舌得未足爲榮國賊息偃 天誅不加公時毅然執正觝邪彼讀書人雖多爲何死生禍福一聽穹蒼蜮弩潛張於公何傷臣族幾赤臣心愈白惟此樹立實光簡策太史

作詩以勒穹石

判書霽月堂宋公神道碑

士君子處世其出其處固有時義之不同而苟守得難進易退四字則已過人遠矣然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惟良之上九能厚於終止道之至善者也故曰敦艮吉近世判書霽月堂宋公其殆庶幾乎公諱奎濂字道源恩津人 崇禎庚午生幼病羸浙人善相者相之曰是必大貴受學於同春先生至尚書碁三百一經指授通透無礙又璿璣玉衡傳文最號難讀讀之數遍已成誦先生亟稱其才十

九司馬二十五取明經及第隸承文院旋被史薦自檢閱至奉教每出入丰彩動人記事敏疾 孝廟屢嘉獎之陞成均館典籍拜司憲府持平司諫院正言爲優養乞縣得茂長經年棄歸兵曹正郎持平又爲龍潭縣令甲辰以弘文館副修撰 召徑歸懷德是後屢除修撰副校理校理持平正言獻納侍講院文學吏曹佐郎皆不就母夫人年高多疾公上疏乞終養語甚悲切 上諒其志亦不之強也壬子陞司藝移應教復出爲舒川郡興學變俗治理可觀直指使以聞錫表裏甲寅 肅廟嗣位羣小以禮論釀成士

陽春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禍尤菴先生梲棘海上同春亦被追謫公適拜司諫
草疏極言兩先生之冤母夫人垂涕而止之公亦泣
疏不果上丁巳拜執義引疾免又拜司諫時告廟
之論方起公慨然曰時輩以我爲不能言而連處我
以言地辱我甚矣遂自陳私義引宋范祖禹訟伊川
及尹彥明辭召命事仍曰兩臣之冤天地鬼神實所
監臨上始命罷職已而削黜羣壬又加律請竄而
上竟不從戊午丁母夫人憂庚申改紀首下叙命服
吉除司諫修撰司成清城金公錫胄白公恬退可獎
遂超授工曹參議遞拜戶曹大司諫時同春已復爵

尤菴敦 召造朝公在野凡十九年始起膺 命壬
戌由禮議移吏曹又爲承政院承旨以大司諫論時
弊四條 上嘉納又還吏議副提學大司成癸亥以
吏議論 國恤時太學儒生素帶之非禮乙丑大臣
請極擇師儒之長以是復授公乞暇歸鄉移大司諫
先是尹拯欲掩覆其父江都之累引栗谷先生爲比
語多誣逼士論駭憤四學通文斥之史官金洪福等
右袒拯而罰學儒文谷金公壽恒奏罷洪福等職而
學儒之罰猶不解公上疏陳請 上從之掌令洪受
疇等論遞公屢啓不 允復拜吏曹力辭遞朝議以

公不樂在朝授江襄監司亦不赴其後連有除旨
黽勉還朝力求外得安邊府清淨爲治一境安之移
忠清監司瓜遞復歷大諫吏議公立朝最久後進多
致卿相衆議稱屈丁卯始特授漢城府右尹兵曹參
判都承旨移大司憲李公選爲羣小所劾公引避斥
其傾軋之習羣小交詆被遞歷工曹又移禮曹陪
太祖影幘往全州比還時象一變羣凶當國尤菴首
被禍士流竄逐殆盡及聞仁顯王后遜位即日出
城比還鄉上疏乞解兼任許之自是杜門廢人事惟
以書史自娛甲戌壺位復正公首除副提學趣令

上來屢辭遞連拜兩司長官及同中樞禮曹參判已
卯公年七十筵臣爲言公三朝老臣且以子相琦
爲侍從特超資憲入耆社拜知樞議政府左參贊禮
曹判書又拜大憲知樞者屢卒不起己丑又以年八
十超崇政知敦寧府事是年六月五日以微疾考終
于鄉舍上下教震悼賜賻踰常例夫人安東金氏
同中樞光燦之女祖曰清陰文正先生尙憲端淑有
婦德後公二年生辛巳歿始葬藍浦後改卜公州三
美川艮坐之原與公合祔公考諱國銓贈吏曹判
書祖諱希遠成均館學諭曾祖松潭諱栴壽公二男

相琦判書典文衡相維府使女壻牧使李益命相琦
男必煥府使五女歸副率李夏坤李天紀尹得恆參
議徐命彬參奉閔通洙相維男必泰必徵三壻參奉
李天輔進士李思重沈鏞必煥二男載福載禧公端
重和雅內行甚備其侍母夫人疾一念洞屬數十年
如一日藥餌醢餼之屬手劑口嘗不使人代之雖家
居窮約而甘旨無闕嘗爲手碣於外翁墓以成母夫
人遺志仲嫂老而孤居護視問疾如事親愛諸姪無
間已出然有過則嚴責不之少饒又篤於奉先置墓
田定祭式其爲政律已以嚴愛民以恕必以學校爲

先持論不激不隨在銓地朝議方携貳注擬公平務
欲調和公退門庭蕭然簡出入絕造請見人一善一
能譽之如不及襟懷坦蕩與物無競每言古人百忍
字固善矣猶有蘊蓄底意不如忘字之都無事也博
覽強記尤熟於四子五經有來問學者應之沛然如
誦己言凡古今事變得失文章學術言議痛快纒纒
若貫珠自幼從事兩先生之門師友淵源蓋有所自
晚年恬淡虛靜又不廢省察存養之工其於消息盈
虛之理吉凶盛衰之端求諸天道推之人事往往有
獨見於人所未見者蓋得之邵易者淡云其言曰用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之則行舍之則藏孔顏事雖不可易言士大夫亦當
存此心於胷中是以通籍六十年多退少進己己以
後堅臥不起確乎有六丁莫回之勇超然於得喪榮
辱之塗不獲世之滋垢年高德邵寬樂令終豈古所
謂明哲保身者耶出處大節如此其細可略也銘曰
在 寧陵世明明穆穆公時發軔美儀如玉赤管如
飛屢動 上矚榮利之塗衆趨我徐樂彼邱園有翮
除書嘻臣有母老而多恙烏鳥私情願乞終養間懷
郡章雖出猶處括囊有咎君子或恕日有短長時有
陂平一儀明廷展也老成小愠不殄我道則貞屠維

之歲 坤軸乃傾公行勿遲公歸不復天運復陽臣
心介石我琴我書我稼我穡偃仰逍遙永矢不告其
行其藏古人與同既炳于先而厚于終維公邃學敢
容蠡測消息盈虛於易獨得閱歷 三朝德全名完
我書玄石永世不刊

判書李公神道碑

尚書李公光迪 孝廟朝登別試文科至 肅廟丙
申爲一周甲時公年八十九筵臣白其事 上命用
故臣宋純例新造花以賜之公適病告詣闕庭進箋
謝 上特賜法醞遂戴花扶醉而歸子弟仍設宴以

後 聖恩榜首李敏迪之子頤命爲相國稱觴爲壽
卿宰諸公以次進酒又作賀詩以張大之摺紳傳爲
勝事公初名演避 顯宗嫌名改以今名行字輝古
上祖純由以新羅卿不受高麗命廢爲吏子孫居于
星山遂爲星山人厥後有政堂文學文烈公兆年號
爲名人國初有諱稷領議政 中宗朝有諱諱右贊
成於公爲六世曾祖彥忠大司憲祖城典牲署奉事
當昏朝棄官歸鄉考世美隱德不仕公以 崇禎戊
辰生于寶城寓舍學語便能知書家有鬼物作恠而
於公不敢犯及長文名甚盛壬辰司馬兩試擢第後

有不悅者枳槐院由成均館學錄薦拜承政院注書
時 孝廟勵精圖治晉接頻數公記注瞻敏筆翰如
流先輩諸公莫不歎賞陞典籍公素恬靜自守不汲
汲於名利之塗凡於大小官職一任儻來內則禮戶
兵佐郎正郎司憲府持平掌令司諫院正言知製
教間爲司僕宗簿禮賓寺正外則咸鏡都事咸平縣
監海運判官開城經歷寧越渭原郡守公在臺 上
有過失輒隨事獻規徐必遠與尤菴論議背馳臺劾
已發猶復務勝不已公啓論必遠前後罪狀請罷職
甲寅禮訟之始備禍也領相金公壽興首承 嚴譴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公繳爭甚力被削黜公之爲邑旣廉且勤率以寬民
力布惠政爲先民多追思之其爲通政則以璿源錄
都廳勞也歷工刑曹參議遷承政院承旨乞爲安邊
府使邑吏豪悍冒占土地民不堪其苦公痛加剗削
以祛積弊一境咸服而不悅者滋多監司尹趾善與
公有嫌乘機構捏以至就理配于鐵原尋蒙宥復除
兵戶禮參議己卯右相李公世白以公 孝廟侍從
年踰七旬白陞嘉善歷兵戶工曹參判漢城左尹兼
同知義禁府事按查科獄不顧怨謗又當辛巳蠱獄
同李相世白參鞫悉如法究治後林溥疏出誣陷按

獄諸臣公疏陳實狀由此尤見惡至發竄啓而 上
終始照燭得脫危禍丁亥復用優老典陞資憲除知
中樞入耆社仍拜判尹工曹判書公於經傳中最深
於易每當節候輒陳對時懋德之義屢有褒賜之
恩至老尤眷眷於真實無妄四字陳戒切至 上批
嘉尙丁酉又陞崇政以是年十二月十三日考終于
隱巖正寢壽九十明年二月葬于楊州後甲寅移卜
于積城龍淵上丁坐之原公姿性仁厚氣度和粹悃
幅少華裏襮無間孝友之行忠亮之節本乎自然不
假修爲也不佞嘗乘間拜候於白岳山下門庭闐然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無人及至披帷始見公端坐對書終夕語惟討論經史旁及古今事變往往戒誨無非以德之言風流篤厚足令薄者敦矣然而於陰陽淑慝之別言議截峻禍福榮辱決於目前而一無計較趨避之私故雖不當顯要而動遭顛躓幾不免禍阱士論以此躋之書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嗚呼今世雖欲復接公德儀而何可及也公凡再娶珍原朴氏察訪春秀女有一女適參奉具文河東萊鄭氏 贈承旨錫女從公附二男衡輔蔭仕縣令元輔通德郎二女鄭立先成必益其婿也諸孫曰奎賢生員奎臣奎賓銘曰

先王上昇白雲鄉於戲 盛德不可忘公是昔時香案吏有筆恭將謨訓記平陂往復閱 三朝寵辱百般心不搖身安氣和九十春世人望之如松喬白髮重簪新賜花上堂稱觴首大僚日吳缶歌恆自適儻然大化歸青霄紺岳之下麗牲石太史作詩令德昭

右議政閔公神道碑

孝宗大王有臣曰文忠公鼎重文忠有子曰文孝公鎮長文忠以文學德望爲士林冠冕宰相我 肅廟文忠歿未十歲文孝又入相論者謂兩世秉勺古或有之而忠孝媿美則殆未有也夫人道莫大於忠孝

事君事親事則殊而理則一矣至若盡瘁王室死而後已亦未嘗不同則斯又孝之大者書曰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追配于前人文孝公有焉公字穉久閔氏出驪興自高麗尚衣奉御稱道始見於譜世有名人諱機慶州府尹諱光勳觀察使並 贈領議政有清德質行是爲文忠公兩世文忠公繼娶南陽洪氏觀察使處尹之女以 崇禎己丑十月乙亥生公五歲洪夫人有疾已能拜庭禱天己酉司馬丙辰除 英陵參奉不就庚申文忠公起謫籍拜相公亦除典設司別檢用敦事勞陞義禁府都事褫拜工

曹佐郎外則砥平陽川二縣丙寅魁別試文科文忠公生於觀察公壯元之歲公之生又在文忠公壯元之歲至是公又壯元以資窮陞通政即日拜掌隸院判決事冬爲同副承旨序陞右副兵曹參知求外得揚州未幾坐微事罷尋叙復入銀臺己巳士禍大作尤菴先生文谷金相國壽恆相繼有後 命而凶黨以文忠公爲 坤宮尊屬猶有顧畏意四月 上特罷文忠公職已而 仁顯王后遜于私第七月李元禎之子聃命自託於復讎嗾其私黨發合啓文忠公遂梃棘於西塞中道又有加律之請壬申文忠公卒

於謫中公扶櫬歸葬仍廬于墓甲戌 坤位復正
上首復文忠公爵及公免喪特除禮曹參判公上疏
悉陳文忠公被誣本末 優批洞釋移都承旨工戶
參判乙亥擢刑曹判書秋大歉朝議以文忠公嘗主
辛亥賑事忘身盡職以公爲賑廳堂上公每晨出郊
監賑歸又聽訟無頃刻休暇公自陳才力不逮乞解
一任 上曰知卿勤而詳明不可許也公殫心調活
民得以不死每軒車過市市民皆攢手曰活佛活佛
兩年掌獄務持大體常存欽恤之意民自以不冤朝
廷方鑄錢嚴禁盜鑄犯者一切置死公請區別用法

大臣欲稍大法杖以立威公又執不可人或病其太
緩而終不撓焉由漢城府判尹拜兵曹判書積勞成
疾 上累遣醫視之大臣白解其職拜判尹守禦使
知中樞參贊大司憲復爲刑書判尹戊寅擢判義禁
府事爲戶曹判書大司成宋公相琦爲諸生異論者
所逐司諫鄭公滸以爲此事關係甚大當先正其本
乃抗疏論尹拯背師之罪仍及甲子事 上怒甚下
教曰毋論是非旣非公家文字則當時大臣之推而
上之於朝廷大是失著等閒平地波瀾大起予至今
悔恨蓋文忠公爲相時請勿以儒賢待拯故也公乃

上疏悉暴當時陳奏本意仍曰甲戌初銓曹之寵用
尹拯全無曲折乃循己已餘套視前日 君相都俞
之言不啻若弁髦朝家之待拯可謂太薄矣臣嘗隱
痛在中而誠不欲提起往事重惹紛紜泯默遲回以
至於今今 聖教之嚴如此是先臣眷眷憂世之意
反爲推波助瀾之歸臣之叩心號枉當復如何拯黨
趙儀祥李鳳瑞等迭起詆詬有曰今日之斥拯者徒
知師生之義不知父子之倫公連章辨之曰民生於
三事之如一父子主恩君師主義恩固有時而掩義
義亦終無所逃假令爲人臣者其父不得於其君而

遽自疾怨彰君之過公肆謗訕則其將謂孝於親而
恕其不忠之罪乎又曰若使拯誠知其師之學欠於
純正則四十年出入門下所請者何業而王伯義利
之說始發於私怨旣形之後乎儒賢之所以爲儒賢
者以其見理明而處義精也於是而有失焉則何可
猥加以儒賢之稱乎仍呈病不出 上溫諭敦勉時
上將移御浮費過多公因災異陳戒請從儉約 上
嘉納以 端宗祔廟都監勞陞崇祿庚辰正月進拜
議政府右議政五疏辭輒 命史官勉諭時公疾彌
久太醫來視藥物交道竟不能謝 命以三月十六

陸者先生集卷二十八
日卒 上震悼輟朝庀喪如儀士大夫無識與不識
莫不盡傷軍民相弔曰賢相亡矣吾其奈何初葬驪
州文忠公墓後後移卜廣州癸亥四月復遷于驪之
具富谷公長身美髯色溫氣和自幼事親有深愛文
忠公課讀甚嚴日加箠撻而公愈益婉遜季父文貞
公常嘆曰真孝子也每夕躬自爇火於文忠公寢所
視其冷煖而增損之文忠公晚年患風痺不能動作
公左右扶持咸適其宜衣不解帶者幾十年及陪往
鵬舍又無婦女之在傍者公於衣服饗飧之節靡不
管幹竭力疲心夜亦不能眠幾至失明廬墓之日朝

夕上食必親視膳鄰里婦孺聞公哭擗爲之出涕洪
夫人當己巳之禍憂畏生疾仍成心恙公始在文忠
公側聞其報若未有聞者既已退坐戶外涕流如血
頃刻衣袖盡濕及復就文忠公側則怡愉如平日甲
戌以後奔走公務而每天未明就省大夫人寢室親
爲之沃盥總髮進以粥飲告之以以某事赴某衙公
退又反面而後出接賓客凡一家吉凶大小事必一
一告知不以夫人之未能省識而或廢之也至誠藹
然見於色辭而隱痛在心雖對人言笑眉攢憂愁間
或醉還輒繞膝吮乳作嬰兒戲而仍復泣下家人不

能仰視及公下世朝廷特致月廩於夫人筵臣又白
公至行 命旌其閭公有一姊文忠公元配申夫人
出也姊之子早失怙恃公視之如己子吾先妣公從
妹也稱公友于之行而詔之曰吾嘗患腦腫極危而
無救視者吾兄歸自文忠公長興謫所聞即來見時
方早朝見其髮鬚皤如恠問之曰達曙奔走以尋醫
者霜氣凝結而如此云舉此而他可知也故舊貧者
周恤甚至雖求丐甚數而一不見厭色有死者殮屍
恤孤視爲己任以是騶直鮮或入家焉自奉甚薄既
貴而猶然案無重肉身不衣裘平生無疾言遽色雖

橫逆之來未嘗一毫芥滯於心步履安詳折旋中度
凡於公私會集進止有常尺寸無失酒戶甚寬遇知
舊輒與之共酌雖終日飲不至沉醉恭謹加於不醉
時平居危坐不一敬側日用行事率有一定規模雖
倉卒造次之頃絕無苟且放過以至當官治職皆用
是道焉慎始慎終不激不隨固守先憲不喜紛更常
以至誠惻怛四字存諸中而發於事德化所孚人自
信服雖奸猾之吏亦不忍欺是以內外大小無適不
宜 上意倚如柱石朝紳視爲儀則雖世道累嬗是
非無真而疵謫之言未嘗及惜乎天奪之速不能盡

陽春先生集卷二十八
究其志業也夫人宜寧南氏判書章簡公二星女聰
明端莊有女士風家有魍魎之恠夫人見輒叱斥之
鬼不敢近先公二歲生公歿後五年卒舉五男三女
男在洙正郎啓洙判官安洙學洙德洙皆有才行早
死壻佐郎洪重錫判書朴師益牧使李滋長房男百
男今爲善山府使次百能出爲四房後次房男百朋
三房男百徵皆天季房取族子百憲爲後縣監洪采
輔朴大源進士李命集命采士人命來命榮三壻之
子也竊嘗論之文忠公剛嚴峻潔公和厚寬恕其資
稟似若不同然公於陰陽淑慝之分未嘗不嚴正嘗

參校同春先生別集集中有南九萬尹拯祭先生文
公手抹其名曰九萬得罪名義拯斃敗倫紀并不可
存也昔范忠宣以調娛自全見譏於君子或謂之墜
落文正家風公則以才猷見用言議不盡見於世而
其嚴於辨別如此使忠宣見公亦必有愧色矣世之
人或只以長厚目公則非知公者也銘曰

生民大倫曰忠與孝允矣文孝文忠克肖匪直子孝
臣忠是效是謂世濟厥美並耀伯俞誠愛粵在幼小
崑科叶望才德孔邵陽九之會六載憂恟 聖朝更
化首膺收召旣平其陂爰畀顯要忠謹正直摺紳儀

表羔皮委蛇有顛其貌 王曰歲飢我民有殍爾宜
疆畎敷蓄是了公拜稽首臣幸奉 教奔奏宣力若
救焚燎既糜既粥病者以療民樂乳哺載歌載笑述
事有大繼登廊廟將究厥施嗟天不弔輟春之悲普
同庶兆盡瘁事國如公者少生順歿寧孝心克校若
公事母忠愛纏繞譬古孝子其變惟巧吮乳且泣觀
者色愀煌煌棹楔有光瞻眺如范忠宣文正是紹彼
漢韋平曷足量較然忠宣公調娛有謂公辨是非明
白峻峭原公厚德人莫不飽亦嘗絕去僂儂厲皎惟
其言議痛戒籠罩風猷日邈典刑日藐有來後昆誰

飭誰詔課忠責孝我思有標爰揭斯詩以銘阡垞

領議政李公神道碑

嗚呼漢廷號多賢臣而憂國奉公者獨祭征虜一人
其君哀念之言至今羣臣懷慙才難不其然乎以余
觀於近世其無愧於此四字者惟鹿川李相國乎公
諱濡字子雨我 世宗大王別子廣平大君諱璿後
也曾祖諱厚載僉樞 贈吏曹判書卽完南相公之
兄祖諱迥掌令 贈左贊成考諱重輝郡守 贈領
議政妣金夫人同知光燦女左議政清陰先生諱尙
憲之孫公以 崇禎乙酉五月一日生幼而氣度沉

遠聰悟絕人判書公甚愛之期以遠大十二歲丁母憂執喪如成人及長攻業勤劬文藝夙就 顯宗戊申登文科隸槐院薦入翰苑爲檢閱以親嫌移授侍講院說書陞司書拜司諫院正言司憲府持平間爲文學兵曹佐郎薦玉堂屢爲校理修撰副校理知製教獻納吏曹佐郎正郎陞副應教司諫戊午遭議政公喪旣吉又拜應教爲祖母乞養爲成川府使未半年還拜應教辛酉用嘉禮都廳勞陞通政以未準格還收拜司僕寺正俄擢同副承旨壬戌出爲楊州牧使務察民間利病多所罷行立東倉於王山灘上居

民賴之又立廨屋於弘濟院以優策應北使他邑亦效之入爲禮戶二曹參議 明聖大妃喪公充告訃使時有倭書憂在邊圉頗修繕城池公預慮有詰問之舉私講應對語及至燕虜主果以是發問公即據實以對蓋虜已因寧古塔帥臣上本有聞試以問之而公所對明直洞釋其疑得免噴言虜人亦稱其善對始議此事金公錫胄以爲過慮及還歎曰其深思遠慮非吾輩所及也乙丑朝廷議賑事李公端夏舉公句管遂差備邊司副提調兼賑恤堂上拜江原道觀察使瓜褫復入爲承旨旋又出按湖南殫心荒政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一道頌惠褫拜大司諫已已禍作屏居郊外甲戌改
紀之初起拜兵曹參議尋擢平安道觀察使將辭陛
上引見面諭且有西北人才收用之 命公首舉黃
順承李昌謙皆一道之望也時西路大飢至於人相
食公調賑有方民得以不死因微事罷尋叙拜都承
旨朝議以公有成績 特命限麥秋仍任秩滿拜大
司諫復拜都承旨遷大司憲兼備局槐院提調丁丑
由禮曹參判特授漢城府判尹公自在左尹已加意
松政時流丐滿城請給帖許斫以補生理除去枯朽
護養穉松至是入對申嚴松禁又論犯松朝士抵罪

自後人人重犯法 上教曰某爲京兆松事殊有效
虜使至爲遠接使在途拜戶曹判書戊寅臺臣朴泰
淳上疏請難於燕廟堂商確決定及虜使領米來
事端層出兩司合啓請大臣罪以公奉行亦請罷職
上終不允公出郊辭褫尋拜刑曹判書纔入謝差
端宗耐廟都監提調移兵曹判書兼知經筵是歲癘
疫大熾民死亡且盡公爲白掩骼療疾之方又定所
帶軍門將校各令察視都下至今頌之己卯用都監
勞陞正憲兼知義禁府事同知成均館事公自秉西
銓大恢公道賞罰得中軍情感服是冬丁王母李夫

人喪公年位俱高而執禮采固薑桂之資不近於口
及葬仍居廬以卒三年服闋還拜大司憲公時在墓
下墓山多花一日掖隸來取之謂出 內旨公曰昔
仁廟朝李相國時白當掖隸之索取倭躑躅於其家
手碎花叢以諫今吾方帶臺職尤不可不言遂上疏
以絕玩好謹微獨獻戒 上獎以憂愛復拜兵曹判
書極陳軍政之弊請行口布法壬午陞判義禁府事
上將冊繼妃特陞輔國拜判敦寧府事仍差正使公
以前例必遣大臣辭不就又以 特命旬管良役監
視海防移拜吏曹判書兼守禦使良役變通久未就

請設廳以釐正爲號公與閔公鎮厚同管其事公素
性和厚不喜矯激臨政注擬一循平允時論多不平
正言金萬謹上疏劾公拖引前事語意至淡公卽送
出江郊 上黜補萬謹固城縣令仍下 備忘曰吏
判一則公耳二則國耳炳炳之忱無愧古人勉諭公
還朝公惶蹙不敢承 命俄拜右議政十上章祈免
上不許輒勤敦召會 上幸 園陵公進伏路左
上令來待晝停所公以爲此雖異數去就不宜自輕
謝病不進人稱得體及 上遣承旨使之偕來不得
已入謝 上命引見首請放還逐臣之論已者甲申

上以 皇明運訖之歲設壇禁苑享 毅皇仍講崇
報 神皇之節公請用極崇之禮倣社壇薦俎用樂
行毛血禮 上從之乙酉臺臣姜履相朴彙登等以
修築都城事爲案劾左相李公畬公以同罪倖免爲
不安引入 上勉起之是冬有禪位之 教公率百
官庭請伏閣再入對力爭 上始勉從羣請旣而公
承 命卜相 上方欲進用一番人而公不循 上
旨凡三卜而皆不用仍下 嚴教政院覆逆玉堂陳
劄請收還 上以阿好責之公出郊乞褫 上卽許
之例判西樞翼年以卽位三十年稱慶進宴 上命

公進爵公辭不獲入參宴罷旋復出城夏 上別諭
曰去秋勉畱勤懇莫回卿心至今愧恧卿造朝而後
予心可安仍有偕來之 命公黽勉復入城拜左議
政兼內醫都提調白請褒贈 端宗時忠臣校理權
節乙巳名臣丁煢以 世子傳入參會講極言宦官
之禍語甚激切輔德朴行義貶毀眞西山公又辨論
其非秋被臺臣詆斥陳劄引咎 上以劄中有疑怒
訛謗等語責以不和平公惶恐尋單而褫李弑獄因
引喻失當忤 上意出城俟譴會 聖候添加移設
藥院公聞之蒼黃詣闕暨復常還出江郊 上遣史

陶菴先生集卷二十八
官使與偕來復承 命入城有臺臣李東彥以父喪
不親舍爲人所誣 上欲用極刑尋瘐死至是 上
頗悔令大臣平議情罪公獻議歷論獄案違錯之端
辭意明白卽 命雪寃復爵先是申公琬請築城北
漢公承 命往審復否仍上劄略曰 孝廟嘗欲築
北漢城塞造紙署洞口以爲臨亂移御之所然則表
裏重城僂作金湯之固比之南漢不啻倍勝國家萬
全之計孰過於此今若以北漢爲內城移奉 廟社
築蕩春城貴賤婦女公私蓄積並令移入則敵兵雖
多無能爲也既據北山之險分兵守都城則形勢自

壯根本益固必無先潰之憂矣又條陳十餘事 上
批卿以元老大臣誠深憂國有懷陳劄感歎不已鳳
城查官向白頭山欲借道於我廟堂將許之公劄論
其不可仍請別遣官勞問觀其事勢方僂處之朝廷
不能盡用而識者是之初北漢議起論者皆以爲都
城不可棄遂修築都城未幾爲異議所沮及北客之
至又以北漢爲計仍下 御製詩于儀賓以示 聖
筭牢定之意 特命公主管公受 命以來殫竭心
智次第就緒大爲國家保障之重而衆咻猶未已進
拜領議政無何被掌令徐命遇上疏構捏出城 上

屢遣史官承旨傳諭促令還入公陳懇愈切上乃許褫公既應命旋請暇下鄉久畱調病又懇乞休致上手書寵答不許值上候浸劇力疾進詣闕下上欲行君臣服古禮詢及大臣公以朱子定論爲對遂定方喪之制又進冊子論北漢便宜條錄二十一事復上劄極論時弊上並嘉納之兼禁衛都提調上幸溫泉特命公畱都端懿嬪之喪議服制公以國制對有以世子行練爲疑者公謂練具三年之體不可廢並從之陞領中樞府事時以北漢事臺官成震齡柳復明等相繼侵斥公固已不安而

閔公鎮厚又上章力攻蕩春之築遂命會議朝堂停其築役公乃自劾曰臣疏之下廟堂也遍示諸宰皆無異議而後行之臣費盡心力功役既完而到今欲停罷之若使重臣早有一言廟堂防塞則豈有公私狼狽之患哉緣臣昏耄未能燭幾終陷於僨誤之科此臣之罪也仍出城以御宴期迫還入是年上春秋臨六旬依太祖故事入耆老所又親御景賢堂賜宴耆老諸臣仍錫金杯且命賜梨園法樂於本所公與參宴諸公插花張樂扶醉而出一時榮之聖候漸就危篤公晝夜憂煎日造起居之班

觸冒寒暑積致傷敗至秋忽覺右邊不仁語澀神昏
自是連在枕席庚子六月 上昇遐公哀痛廢食疾
勢加劇以翼年七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七十七臨命
諄諄皆憂國語進諸孫告之曰吾早登科不能多讀
古書又不能從事師友間以廣知識此吾沒身之恨
汝曹宜以此爲戒計聞輟朝賜弔祭如儀命給祿終
三年禮葬于廣州光秀山先兆亥坐之原貞敬夫人
咸從魚氏耐夫人觀察使 贈贊成震翼女配德無
違遂菴權文純公銘其壙男女各二人顯應縣監顯
崇郡守女士人尹憲參軍元命一其壻也諸孫時中

佐郎明中參奉最中進士存中進士壯元教官尹繼
子尚靖判官元之子景祚公爲人端良愷悌溫裕謙
慎甚有內行常以不逮養先妣爲至痛語及必泫然
見子女輩在母傍嬉戲輒悲歎曰我獨何辜不得此
樂善事繼母金夫人愛敬無間夫人嬰痼疾公左右
扶持竭其心力邀請醫人淚隨言下辭氣懇惻又慮
製藥不精必步詣藥肆手剉以進累歲如一日夫人
臨絕顧公歎曰爲母子二十年兩無憾矣其居承重
喪哭泣之哀感動傍人過其門者爲之躑躅不忍去
至於奉先之誠靡不用極旣營立大君廟於東門外

遍豎碑碣於累代先塋復就大君墓下別立碑記各
派子姓葬處友愛淡至以仲弟患風痺爲買小宅於
一洞親董修葺以處之非有公故日常團會甘滑之
味必與共之以末弟濂少失依怙撫視有加濂常曰
吾兄於我實有父子之恩愍諸姪孤貧分與俸祿而
贍養之推而及於宗戚亦盡誠悃人病則助之藥死
則恤其喪無非出於惻怛之心者有一文官將死託
其妻子公爲加存恤助其祭而婚其子久而不替常
言殺人雖僮僕不可爲也以罪杖之見血則止桀黠
不從令者必逐之尤慎於喜怒有惡於意忍之又忍

漸成工夫在家在邦絕無過舉且其清慎之操常畏
人知使燕而歸隨身惟衣衾才經大藩子弟猶食粥
立朝五十年田園無所增家舍亦不葺治位崇高而
自奉如寒士此固人所難能者而接人和氣藹然情
慢不設於身出言必慎重遇事必爛熟思量知其無
一差失而後始處之故鮮有敗事至於革弊政恤民
隱是公平日茶飯雖於家居之時未嘗少忘于心或
對案而遺餐或燒燭而達宵每貽書方伯連率求聞
兵民弊端如見守令邊將之來辭必令錄示封內積
瘼以至山川險阻城池關隘靡不瞭然於心目之間

上凡有所詢問輒隨以應對若皆準備以待者其以國事爲己任如此良役爲國中巨害參量講究定爲節目又定八路糶糴均一之法藏諸廟堂井井有條理可舉而行若北漢事世多以此咎公然其至誠區畫亶出爲國真古所稱知我罪我者矣記余少時簪筆慣見公奏對之際安詳周慎誠意懇欵類非今人所可及者閔君翼沫又嘗言李公與吾先人同秉國政書牘幾乎溢宇而後來細檢雖赫蹠之微無一言及私惓惓者國事嗚呼終身憂國如家若此老者何處得來公歿後丁未賜諡惠定躋享于景宗廟庭

時中將豎大碑來乞銘銘曰

氣質觀人剛柔各殊含弘與順坤德之符彼哉褊隘一小丈夫休休有容公其庶乎行本孝友才合世需晚遇主知秉國之樞勤勞王室拈荼蓄租早夜周度經遠之謨憂國奉公誠心攸孚難平者事寵辱斯須雖執仇仇願切桑榆進退夷險一節不渝耆社高讌丹心白鬚黃扉吳日缶歌自娛龍馭云遠恨不先驅黨禍溢世萬事嗚呼有福先歸達士增吁風流篤厚今也則無廣陵之阡有屹龜趺太史作詩不朽是圖

右議政二憂堂趙公神道碑

代仲舅作

往在壬寅之歲羣凶逞毒士類殲焉右議政趙公泰
采繼三相而邁禍時公之骨肉之親擅弄權柄使公
一言巧生則不但不死而已而乃嚴飭諸子使不陷
於非義噫死生亦大矣而公獨舍生就死惟義之安
豈不誠毅然大丈夫哉不佞與公交四十年每歎公
曾襟恢疎識慮淵淡喜諧謔善談論風流蔭映一座
常許以太平好宰相不料其所守之卓然如此恨不
得握手一賀於就死之時也後六年公之胤郡守君
撰次家狀泣請墓文於不佞不佞之不文公所知也

然亦何忍辭按狀公字幼亮晚號二憂堂楊州之趙
始自高麗判院事諱岑曾祖諱存性知敦寧祖諱啓
遠判書考諱禧錫郡守 贈領議政妣水原白氏僉
樞弘一之女休菴仁傑之後公以 顯宗庚子十一
月庚申生未二暮失怙乳母饋以飯遠出飯訖索飲
無應者乃取飯器自溲溺飲之人皆異之 肅宗丙
寅捷文科戊寅通政己卯嘉善壬午嘉義癸未資憲
乙酉正憲崇政壬辰崇祿癸巳輔國蓋多出 睿簡
而或由廟堂僉舉或以賞典例授也其歷官次序內
則承文院正字著作博士成均館典籍直講兵曹佐

郎正郎爲判書者三司憲府監察持平至大司憲司
諫院正言獻納至大司諫弘文館修撰副修撰校理
副校理帶知製 教吏曹佐郎參判爲判書者再承
政院同副右副承旨掌隸院判決事工曹參議爲判
書者三戶曹參議爲判書者再刑曹參判判書漢城
府右尹爲判尹者四禮曹參判判書再爲左參贊兼
判義禁守禦使者亦再又兼宣惠賑恤堂上他兼不
盡錄居臺地則言議不苟處經幄則啓沃弘多及至
董戎理財事皆立辦外則歷沃溝縣監平安監司皆
蔚有治效士民追思之公積忤羣小正言鄭拭李世

最掌令呂必重等相繼誣辱 上輒燭其構陷而開
釋之及壬辰庭試吳道一子遂元及賊臣師尙兩子
皆中選提學李整主試顯有用私之迹李眞後時
納券而獲參公以判義禁承 命按覈奸情畢露遂
元等皆拔榜以此凶黨尤欲甘心丙申欲翻壬辰科
案將以陷公卒無以爲罪則賊臣弼夢以持平構誣
公罔極 上召責前席黜于邊邑於公慰釋頻繁別
諭有曰予思卿未已至發於夢寐公感激造朝癸巳
朝參有尊號之議公奏曰 聖德撫謙不居而羣下
則不可已也遂參庭請問嘗使燕荒歲主賑事全活

隆者先生集卷二十八
以萬數始乙酉公入枚卜時相崔錫鼎惡其異已削去之欲老其才游辭白 上丁酉十月乃拜右議政公引削卜爲嫌辭不拜 敦諭甚至會 上疾甚勉出承命朝廷以尹宣舉文集有誣及 孝宗語旣毀板又削職又將毀其書院公以爲院宇非 國家所知白 上只撤其恩額正言成震齡因此疏詆之公遜於郊連章獲遞例付判中樞 上敦勉不置復致之朝嘗赴庭班見 王子不起於大臣出入時招宗府錄事而責之 王子遜謝庚子六月 肅廟昇遐襲時 中宮命今 上問曰吾欲手自飯舍公高聲

對曰禮領相贊 世子爲之遂止內侍輩有不謹者公嚴責之自是見公出入輒瑟縮因山訖還郊庄辛丑春又赴燕以一藤杖自隨銘曰一節直夷險以之君子杖斯須不離蓋自矢也 景廟素有疾且無嗣中外憂之公適出郊聞諫臣疏請建 儲促駕入城承 召詣閣門謂領相金公昌集曰 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今日事有死而已遂與諸臣夜入對陳請上即許之諸臣請 上入稟 慈旨退而俟 上御樂善堂召諸臣入手指案上封書中有 御筆 延初君三字又 慈聖諺教有曰 孝廟血脉 先王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八
骨肉只主上與延初君而已有何他議諸大臣奉
讀涕泣既定策凶黨大生疑恟陰蓄異志越三日賊
臣鳳輝投疏以爲定策大臣愚弄迫脅無人臣禮時
儲位不安人心益洶洶十月執義趙聖復疏請依
先朝事使東宮侍側參聞政令俄而夜下備忘
曰予有奇疾酬應萬機誠難矣近日症勢尤痼政事
多滯今世弟年壯英明若使聽政則國事有托予得
安意調養大小政事並令世弟裁斷俄而還寢未久
命二品以上會賓廳又下代理之命公與諸大臣
請對不得入有一凶黨跳踉不已公厲聲叱之曰朝

廷非君之朝廷何敢若是仍率百官庭請四日而不
許最後批旨若曰近來火症漸升不得覺察一日
之內頻發故將至於使左右考例舉行左右可乎世
弟可乎時凶黨已鑽幽竇氣勢張甚忠賢心死翌曉
遂與領相金公昌集領中樞李公頤命左相李公健
命陳劄曰備忘中大小國事並令裁斷之教臣
等決不敢奉承至於丁酉事自是先朝之裁定且
有節目之區別况聖教出於至誠惻怛安敢一併
違拒以傷殿下之心哉乞依丁酉節目稟旨舉行
劄纔上賊臣秦耆忽自宣仁門入宦妾輩稱上教

促召入而政院不及知諸大臣在備局聞之蒼黃隨
入以前後 備忘奉置 榻前而更請還收則 上
領之而已劄亦無 批而下方諸大臣詣闕也公獨
不往當是時外有輝鏡儒夢之徒而內有儉道烈貞
之屬締結和應必欲危 國本而戕士類十二月鏡
賊等凶疏竟上攙引梁冀閣顯事並誣 慈聖蓋建
儲時既請入稟 慈旨而庭請前後 傳教則中外
皆意其多出 慈旨故也是夜 備忘屢下盡逐士
類凶黨充斥翌日三司合啓請三大臣島配公遠竄
俄而又加公律名竟梏棘于珍島火色滔天旁觀褫

魄而公諧笑疊疊一置之度外子姪欲見一家當路
人則公曰禍福在天豈可爲苟免計也泰耆自筵中
來見公曰兄於宣仁入對後謂我曰竊觀 上顏色
甚欲言而畏老論不敢今則兄獨入侍不知有酬酢
否泰耆默然良久曰今亦未聞 玉音矣公笑曰善
爲之吾輩豈逆也 慈聖國母也 儲君國本也如
有一毫未盡奈史冊何且曰以言殺士非國家美事
宜以一疏救之否則亦不免爲小人蓋指尹志述事
也後七日尙儉石烈等謀逆事發凶黨徑誅之或令
自斃以掩其跡急出三大臣按律及公移配耽羅之

啓及壬寅春冊使竣事報至謀益急翌日使虎龍誣告三大臣家子弟門客以上及東宮而師尙禍公之啓亦出矣島中盲風瘴霧人所不堪而公處之夷然惟蒔花栽竹日事吟詠十月一鏡以誣告事撰教文誣及慈聖東宮而公名亦列於三大臣之下公從弟泰億時爲大提學而以公不可不入使一鏡替述泰億又嘗入請對之中而公絕無幾微見乎色先是公有冤淚先朝三老相悲歌中夜一孤臣之句而流入都下益挑其禍十一月初五日申時竟受後命公神色自若曰吾無所憾惟先朝厚恩

無以報可恨也自京來者言凶黨亦有請寢之劄宜待後報公正色曰得一死真是快事遂從容就命嗚呼慟哉甲辰上卽位首斬賊鏡翌年正月送黜凶黨召用舊臣右相鄭公澔劄陳四大臣冤狀上面詢大臣諸臣莫不以爲至冤至有流涕者上亦泫然曰予若一毫自嫌不思所以伸雪則非重宗社之意也命復爵致祭公之子女分配絕島者併放還太常議諡曰忠翼成震齡復入臺自劾曰趙某孤忠大節可以光耀竹帛臣之前日妄論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凶黨之前後嫁禍者皆竄黜至

師尚則明施典刑仍播告八方章甫請建四忠祠于江上賜宗廟餘材大抵建儲聯劄之爲忠爲罪惟係於景廟疾患之有無賤臣鎮遠嘗進袖劄槩言羣奸曲諱先王之有疾陰以自脫其簸弄無嚴之跡後又再三申復以卞先王之誣則上教曰向時人之必欲祕諱聖疾專在於掩遮渠輩情狀又曰大行違豫之候妖儉作俑之狀人孰不知辛丑事之出於尚儉之手亦誰有不知者上教昭然如揭日星則如公斷斷血忠宜亦不待百年之公議矣公長身秀骨風儀俊爽居家事太夫人一意順適

歲設宴上壽太夫人年高無齒公手取乾餿作屑以備一嘗有疾則雖嚴沍寢處房外以候起居事伯氏如嚴父或示未安意則退俟廳廡終日不敢歸奉先追遠之事靡不用極姊氏貧計月送糧窮族待以舉火者不知其幾凡有喪故極力救濟無間於疎賤以諸子失母愛甚至而教之嚴與人不求備虛恢好善坦蕩忘怨言不設畦畛行不喜矯激餽遺不甚害義則亦不辭而親知有急施與無所惜爲宰相數十年文簿山積賓客匝室酬應如流無一毫厭苦色被肅廟特達之知感激圖報凡所籌畫動中機窾又不

隋書先生集卷二十八
喜變更 肅廟寢疾下教曰誠心侍疾趙某耳及遭
大喪語及必涕常以國事多虞耿耿不寐見朝紙輒
憂歎曰羣下陳稟不過有依爲之三字萬一小人用
事人將盡死於此矣人服公先見自甲戌以來羣從
兄弟皆附邪論而公挺焉其間力主名義之論 景
宗初凶人趙重遇以追隆私親嘗試之公子觀彬爲
諫長公曰雖以此獲罪言不可已也觀彬遂上疏蓋
公每以朋黨爲憂不爲己甚之論而至於大義理關
頭則終始確然每如此公之去國也風雪昏蒙凶啓
之發丁酉饑民多攢手禱天後 命之下都民之欲

上章願贖者五十餘人死之日風雷晦冥虹起屋後
葬時又有虹見之異一路章甫攀櫬號哭爭出家丁
自願擔送以至餅女酒媪莫不慘怛流涕公之得於
天人者若是其盛而彼凶之必構殺乃已者亦獨何
心哉痛矣痛矣夫人青松沈氏府使益善女領議政
之源孫花浦洪公翼漢之外孫行懿具載公所撰墓
表與公同年生先公廿三年卒公始權厝木川丙午
三月合窆于長湍 命禮葬公三男三女鼎彬郡守
觀彬參判謙彬教官士人李廷煥進士朴舒漢生員
洪啓百壻也側出男復彬女爲武科洪輔人妻鼎彬

隋書卷之二十八
取謙彬男榮克爲子不佞始與公同事公死而獨不
死起自炎荒重入 脩門國憂轉深匡濟無策何由
起公於九原共議自靖自獻之道耶每中夜泣涕反
羨公之無聞無知耳謹就家狀略加刪節附以平日
悲恨之意系之以銘曰

嘻公忠赤質穹蒼碧波萬里名與長白頭後死憂茫
茫作詩孔哀示無疆



